

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五目錄

內編

練達

前言

于慎行 二則

往行

陳煥

夏原吉

楊翥

于謙

周忱

李東陽

胡濙

李賢

岳正

尹進

劉銳

吳洪

楊樊

羅循

王承裕

蔣瑤

劉璣

陸杰

楊文襄

陳堯

顧璘

唐侃

王倬

貝恆

韓紹宗

侯問

寇天敘

梁材

方楊

周之屏

程策

機權

前言

往行

張惠

王彰

于謙

周忱

樊瑩

王恕

楊璉

留志淑

劉大夏

二則

周秀

仇錢

蔣瑤

汪應軫

王憲

韓永熙

寇天敘

王文成

二則

景暘

喬白岩

王晉溪

二則

范櫨

鄭曉

秦鳴雷

汪良植

張佳胤

朱希孝

何源

王之猷

張情

高昭

徐有貞

李賢

勤勞

前言

天遊集

宣德四年

屈直

何孟春

二則

徐文貞

二則

朱以功

徐顯卿

佚名

佚名

史惺堂

于慎行

馮琦

王文肅

往行

王晏

王敏

王翺

蔡潮

劉纓

楊逢春

王大用

沈啓原

余子俊

馬廷用

王啓

鄭宗仁

萬士亨

楊繼盛

沈元瑞

張堯年

李廷機

急公

前言

纂

往行

楊文敏

陳賢

郭璉

霍瑄

王信

景泰中

楊子器

張悅

楊茂元

華景

史道

劉應節

劉光濟

高翀

蔡可賢

陸俊

輅晦

前言

劉基

崔銑

李夢陽

何孟春 二則

王陽明

朱以功 二則

王世貞

馮琦

王錫爵

于慎行 二則

陳仲醇

樂仲子

佚名

姜湖岳

蘇伯衡

往行

劉銳

羅洪先

都維明

張允懷

慎默

前言

宋濂

劉基 二則

王達 四則

方希古

薛瑄 十二則

崔銑

劉仕義

朱以功 二則

張時微

徐學謨

王錫爵 二則

馮琦

往行

胡儼

宋濂

利瑪竇

敬謹

前言

劉基

方希古

薛文清 四則

胡敬齋

何孟春

崔銑

張袞

朱以功 四則

顧涇陽 四則

往行

高皇帝 二則

胡儼

夏原吉

楊溥

蹇義

陳光世

況鍾

王翱

彭時

李賢

魯仕賢

傅瀚

陳良謨

徐階

朱輔

諸大綬

凌瑄

信誼

前言

薛敬軒

往行

王賢

柳仲益

衛國華

俞道生

夏謙老

吳僧墳

陳繼源

雅量

前言

薛文清

崔銑

往行

徐達

楊文貞二則

陳鑑

周忱

白圭

吳昂

王時中

秦定王

高叔嗣

秦鳴雷

陶泗橋

張達

黃珂

不校

前言

往行

曹定菴

郭子法

趙元銘

梁材

劉大夏

梁儲

伊伯熊

孫璽

唐寬

王敬臣

厚德

前言

葉子奇

于慎行

陳繼儒 二角

往行

劉崧

楊維禎

朱善

姚南

周濟

朱詢

曹義

黃族

鄭寧

高宗祈

陶仕成

王俱

謝封君

秦封君

魏騏

李彬

韓肅

畢文德

顧顯

鍾鐸

羅慶同

黃珂

魯仕賢

王華

管珣

沈元瑞

張洞雲

顧某

劉鳳儀

徐昂

金達

何淮

王允升

王震

戴繁

霍任

龔世美

孫璽

蕭中

翟鑾

劉采

趙錦

張望山

石魁

王守愚

楊忠愍

楊宗儒

顧汝玉

陸胥峰

陳王政

馮子履

李業

馬琴

潘鏗

錢長者

楊時進

吳滔

陳穎

王之士

沈周

劉紳

陳鑑

周導

王子奇

錢立

程廷策

方一田

方再

劉英

熊大輅

吳珏

須讓

陳原

劉天熙

劉蒼

張準

李疑

鄭仁

陸應期

程邦政

程廷金

時思

李勝惠

宛消

貢鏞

張

車斌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五

內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練達

前言

于慎行曰軍國大事遇有疑難必當稽考故實不可妄舉宋時契丹爭地界朝廷遣使數輩虜指分水嶺爲界相持久之無以難也及遣沈括往括乃閱樞府故牘得往歲所議疆地指石長城爲界與今所指相去三千餘里神宗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括持是以往契丹遂不能奪當時王介甫在位主事喜功不肯虛心博考故實徒以空質應敵亦無人思及舊典可謂草率矣士不通今而欲不世之業鮮不殆哉又曰張南軒告孝宗云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必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天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此二語者可爲萬世用人之法矣天下求小小私智可以備一官之用者未嘗無人惟至國家

利害安危大機括所在大形勢所關非曉事之臣不能晰其幾微得其
體要曉事二字何可易得必須有一種識見能知人之所不能知有一
種氣魄能斷人之所不能斷而其心一出於公平正大無所避忌然後
事至了然不爲凝滯否則博極古今洞悉隱微而一爲私意所惑則失
其靈明之體而昧于事機者有矣安得稱曉事乎

住行

陳煥慈谿人洪武初以人才徵至見其美丰姿且年少敏才多學歷問
事稱旨卽以白衣除上元縣知縣朝廷每以劇務俾處皆周辦一日晚
朝旨諭明早郊天要汝縣料理燎火萬炬退呼各坊長在城不問大小
戶各要具一張門簾并香燈迎駕不備者罰米一石如是舉以稻楷與
蘆葦織緝而成却令坊長捲收爲炬夜迨半果有旨取火炬逾萬明日
朝廷詰其置之繇備對以其然朝廷亦笑而稱其能

夏忠靖公原吉掌部事首請裁冗食節浮費又禁監鈔法諸弊凡水旱
必奏請蠲租稅嘗以府帑倉庫及丁戶田賦之數備書小帖置袖中時

復檢記一日上臨朝問天下糧儲若干公歷陳其數不失升勺上奇其才益親信之

楊公素以尙書掌部事保定有獻白雉者公言祥瑞不當奏斥遣之陝西守臣得玉璽乞頒示天下公歷考傳記形製篆籀皆不合且言我朝自有璽可傳萬世無所事此乃寢不行

于謙爲兵部尙書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草束堆積動以數百萬計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謙聞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而令持久坐困于我非計也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聞公有曆一冊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暗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爲某日午前午後東西風其人不能知妄對公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不行于是知公之風雨必記卽宋蔣順叔爲江淮轉運時立占風旗法

耳正統時邊事急緊工部移文吳中承造盔甲腰刀以數萬計其盔俱要水磨明亮時巡撫蘇州取所積餘米貨以承造且言水磨明盔非積歲不可成暫令提錫以副用又宮殿當彩繪計用牛膠萬餘勛遣官齎敕命公供辦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塗敕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卽撥餘米買皮張數輪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上從之

正統間朝廷敕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寫右軍邊將旣受敕具疏請於何府支俸疏下內閣召武選主事鄭原至衆皆詰其請敕手本之誤欲罪之惟東陽先生徐曰鄭主事爾何出身對曰生曾與會試東陽曰然則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敕書旣云右府便合於右府帶俸何誤之辨衆釋然

彭可齋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俟旦而彭乃隱几而寐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奉旨胡公漫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不然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斯文不雅觀矣老成

舉措自得大體於此可見

天順初曹石等以奪門功干與國事時李賢當國陳奪門二字之非會法司奏石亨輩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徹職賢言此輩一時冒濫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貼故當時冒報陞職者皆得自首改正或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復奏請併貸兵書及左都御史缺給事中張寧上章欲以李秉爲兵書王竑掌都察院以奏草視賢賢曰言官薦人但當言其可用豈宜預擬官職寧易草以進竑得兵書秉陞掌院其識大體若此

石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算皆梟于林木不能悉致時岳公正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于何所其人驚伏

尹進字時勉江都人天順丁丑進士爲戶部主事京庾有歲穀甚夥掾吏窮日夜計總目以呈公素精算學一布籌輒取筆判曰差若干斛掾不服公教以捷法爲部立使覆計之果然中官共事者駭服乃一聽公

所爲莫敢泥聲藉藉起儕輩

劉太常銳在四省日聖天子朝陵有御製詩斂句用一康字羣臣和者明康惟康庶事康哉之外不能更道一辭公獨引遺塚存康事或問之則曰成祖疏拓陵地惟留寶康褚三姓塚焉復歷道其詳并及創造豫備之法如當時親見之者扈蹕之臣聞者無不屈伏

吳司寇洪嘗爲廣東海道副使時中官守兩廣者令四驛各以一舟聽役舟數又令輸金已而兩徵之民益不堪御史汪公宗器將命革之且欲追所得之金公曰往者不可追况未必能追乎第自今釐正勿病吾民足矣如其言而中官帖然

楊樊宣慰司人成化庚子舉人弘治間知太和縣以有能稱時廩傾圯召估金以千計工以萬計樊曰姑已之待明年人莫喻其意春正月卽詢民應造版籍合令投狀樊察知舊事吏算里書應索民數千金候官累萬人遂親督寫造毫末不遺人役力一工畝斗石一片民視往昔減半費皆樂於赴官帑不啓端而事竣吏人竟不得索民一錢

羅循字遵善吉水人故殿元洪先之父也弘治己未進士歷官山東副使嘗爲工部都水司主事管徐州漕故事役夫挽上供及漕索漕舟羨米而民舟則予募錢官爲哀分懷墨者陰減其算甚則指他費沒入之諸舟爭道日起訟公至遂罷漕米總役夫以甲乙而什伍之民舟先後次步下入所募數役自甲乙持籌往已事受錢于舟還籌而休終則復始官府宴然

王承裕端毅公七子字天宇號平川爲兒時卽重厚如老儒七歲能詩賦立孔子木主拜而祭之十五從莆田蕭生學遂深造二十作太極動靜圖說爲名卿傳成化丙午鄉舉完婚自著婚禮用中呈父執而行之弘治初端毅公爲冢宰時遂任令接海內賓客藉其所長父依而用之一時號稱公明當時既不疑其子而海內人亦無他議登弘治癸丑進士時端毅公旣致政卽歸養正德間歷兵刑吏三科給事中逆瑾用事以上書罰米三百石輪邊陲太僕少卿奏上偶降旨大閱用戰馬二萬卽應命大臣驚異陞南京太常寺卿時武廟南巡具牲帛祭器以待或

謂上不暇弗聽及上至奏行之言者愧服

寧藩謀逆聲言將薨於揚時蔣恭靖公瑤守揚州屹不爲動潛布要害示民無恐民幸帖然武皇南征將及淮自寶應高郵凡六站計須役夫一萬議者欲悉集於揚傳夫六萬以待公曰何至是卽減五分之四站設二千更番迭遣俾得休息且以顧替錢與之俾自資以安生

劉司徒璣嘗爲衡州知府正德丁卯雍王薨於衡朝廷遣太監黃某護喪還京師時太監劉瑾用事閹人恃勢掠賄侮人至衡見先生首以禍言恐動瑾卽大需供億尤以玩事視先生時時戒曰王樞某日行舟及楫師挽夫諸所供給其宿具且無煩民否則罪不貸先生唯唯至期舟備篙師良挽夫健且溢其數人各負米鹽槁魚備需於湘澣吏人唱名執役無煩呼促黃異之以問役人對曰府官聞貴人來業已先三月儲之矣黃某口咄咄好官幹事愛民乃若此耶遂戒命僕從毋需索有司黃至京覲劉瑾問以所過地方事黃首以先生治衡善政對時瑾用人多以賄遷臺諫以爲言旣聞黃道先生善乃屬意用先生以塞羣議遂

擢太僕寺少卿

陸少司空杰嘉靖戊戌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恭遇今上巡幸供億浩繁公處分若素定一日旨下數次俱酬應無失駕入河南界公預令除道人各取粟楷數束執以待駕未出河南燭盡御仗行昏黑中比入湖廣界衆炬如畫上甚喜蓋自是已識公矣

楊文襄公爲總制三邊時羽檄旁午頃刻上十餘疏列書吏十餘人各執筆聽受甲乙爲次口占輒書一疏成則諸疏皆成文事各殊異無亂錯古今才敏如公者百代不一二數也

陳少司寇嘗爲長蘆都轉運使故太宰萬公自南過公時公署中一新太宰喜曰今有司率以蘧廬視官舍而以盤石愧私家君不其然賢矣尋轉廣西參政蓋出太宰云

顧司寇璘嘗爲台州知府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邏卒窘之相賊殺不止公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駟僮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又

瀕江多水患有津橋且壞公修復之因築石隄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已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

唐北部侃嘗爲武定知州嘉靖戊戌章聖梓宮往承天道山東上官檄君德州供張至則諸內閣牌校橫索百端挾威陵侮聲勢詢甚奴叱諸尊官鞭撻州縣假言供張不辦捕死矣欲以恐嚇錢物諸同事者皆懼逃去君獨橫身當之先是君命從者舁一空棺密置旁舍中及諸人索錢急君佯謂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矣錢終不可得也諸人乃稍引去事遂以辦始君受命上官哀民間財甚鉅欲盡以給君猶恐不塞君曰以半往足矣至是所需又不及其半而以其餘還之公帑諸逃者皆被劾逮去而君乃受旌

王少司馬倬爲四川布政蜀中盜起用兵總制彭都御史令具馬三萬緩則以軍法從事州縣猝無所出公命各鄉馬俱入城避賊虜掠不數日馬具足又需熟糧四千石明日日中至公督各市行分運至城中日

猶未午彭公大奇之

貝令尹恆知東阿雖小物必思及民營繕有餘棄廢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煮皮爲膠鑄鐵爲杵搗紙索爲穢貯之庫會車馬巡幸北京敕使督建席殿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

韓紹宗嘗爲福建按察副使受御史委同右布政分濬雙門河公以灰識竿數百遍插河中引潮水以浸識竿水退而河之淺深遠近具得之濬未兩月而所治雙門西河三十里皆考績東治者尙騷然乃發憤以病去公雖和易近人至居官守法毫髮不可回禍福不可動若民苟無罪雖鞭亦不妄施嘗爲福建副使分司福寧道最繁劇公署之月餘卽沛然又嘗兼他道每當易道而撫按諸司輒不肯改後有王僉事寅者願署此道以盡力未數月王神采瘁然而道政亦理王問下人曰外議我置道何如韓公對曰使君不減韓使君但韓使君稍閑暇耳王喜而投筆曰得如此足矣蓋君所至率綱紀其大者其餘不勞而正故爲人所難也

侯問清平人舉人嘉靖間任大理府太和縣通敏愛民縣附郭祭祀燕饗供億費視他縣爲勞故事役里中甲治辦而在官胥隸侵橫索故費常倍問乃更爲之自祭器樂舞燕几屏障杯筯及巾布薪水之細皆善治堅緻區別分明但令一吏一胥一庖丁主其出又以一吏一胥一庖丁司其成由是民不知勞而宦譽日起遷工部主事累官行太僕寺卿正德中織造太監至陝供億浩繁寇公天敘謀于巡按張珩曰關中疲弊極矣余初至遽上奏恐上不足以回天聽下無益於事不若俟至秋涼極言旱災請速賑濟上必惻然而後圖此庶幾可成也張然之是歲大侵公遂陳乞廣蠲糧額大發帑金皆得請喜曰吾民生矣乃夙夜皇皇周咨長慮講求善法故民雖嗷嗷而卒之溝中無瘠道上無殍公之功爲多至是乃疏織造太監非荒年所宜設非飢民所能供上命取回人大悅謂公有回天之力張公之識亦見

梁公材爲戶部尙書時相張永嘉新進寵倖常以意氣折辱公卿一日於朝會厲聲語曰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已喻曰某處折銀當

發復應曰已喻張意初輕之謂其中黯黯弗了也旣而偵之無弗夙具者曰梁固若是辦耶心欽焉公終日約厲所屬坐部治事不得私有出入卽郊廟大禮與歲節朝賀不廢

方楊字思善號古字欽縣人□□□□進士初授陝州歷杭州知府浙漕卒饜諸糧戶不饜則譴監者亡敢誰何率以糧戶委漕卒思善往監得故狀宣言縣官歲漕用卒法如行間請以軍法輸漕不用命者在軍正於是班漕卒以什伍進皆銜枚輸者亦什伍各負石如其班人至各以肩相受終日而畢閭伍無譴軍吏睜睜無所發故以祕入檄大農大農詰之則囁而愬稅由糧戶主由郡丞某等其無如第羣坐肺石以待命旣而部使者漕大夫發軍吏奸狀而東人德思善力爭之無何事解嘗爲嘉興府同知故事有所捕獲率以贓噬子錢家乃悉召諸家籍踐更比月遞以一人待命卽獲者當追入第奉命而索其讎市中大便丞請著爲令

周方伯之屏爲南粵參政日時江陵欲行文量有司以搖獐田不可問

卷之十五

比入覲藩臬郡邑合言於朝江陵厲聲曰只管丈公悟其意揖而出衆尙嚅囁江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衆出以問公云何公曰相君方欲一法度以齊天下肯明言有田不可丈耶伸縮當在吾輩衆方豁然

程太守策爲戶部主事日神樂觀失倉糧額若干石當坐太常卿以下十有八人公按籍核之則累歲耗當如是爾蓋幼侍考氏食借箸畫几上學書既習九章復學握算考氏謂九章賈者事何爲學對曰重習書數固當異日若幸爲計臣當以此主計公故善算以其狀白尙書尙書然之諸太常得免

機權

前言

往行

張宗伯惠嘗爲御史巡按雲南有土官巡檢楊琳王貴害衆奏准行提不至公巡行至大理府琳等以銀四百兩金八十兩來謁公欲擒之謂曰此地曠野恐被刦掠兩不得濟汝可送至布政司庶得兩全彼果從

命送至安寧州人謂曰汝等慇懃遠送可以停待以酒食命隨行監生陳勛取粟米三斗與知州董福海辦酒款之至二更琳等皆醉遂將原金連人解雲南正其罪黔國公沐晟曰此夷害人多矣非公以法誘之豈能得哉

王彰河南人永樂中爲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將爲變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彰彰曰事未有跡討之無名上曰非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制矣彰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願往任之上曰若用衆幾何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勅臣巡撫其地乃可遂命草勅卽日起行直造王府王愕然問所以來者曰人告王謀反臣是以來王驚跪彰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先諭王事將若何舉家環哭不已彰曰哭亦何益願求所以釋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惟公教之彰曰能以三護衛爲獻無事矣從之乃馳驛以聞上喜彰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不從者處斬不數日而散考之國史非王彰乃袁容也永樂十八年十月河中護衛軍丁俺三等屢上變告周王謀反

上使親信大臣覆之實矣乃用金符召王俾以明年二月至京師明年正月王先期入丙午陛見上出俺三等告詞示之王頓首言死罪死罪上以至親赦不問置之王邸四月命還國命尙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撫安軍民而王璋得河南壬申周王還國奏納三護衛軍許之命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往河南量留儀仗親隨外餘悉赴京癸丑至壬申僅二十日耳按王彰履任之日王已上疏辭護衛旬日矣彰未命巡撫之先王已召至京承反謀矣告反者丁俺三也彰無與也還護衛者袁容也彰無與也且丘太師死塞外已十年矣何以復云將兵十萬且至也

少保于肅愍公謙正統己巳之秋胡塵翳天皇輿播越于迤北戎馬蹂躪於郊垌變在呼吸間耳幸不至如靖康永嘉之禍者公之力也惟時公擘畫所最難者有七彼時闕庭闕然而譚監國欲退已成甘露之變矣公上陛掖留請立斃王毛二豎以紓衆憤請宣諭王振罪應族俟命行誅振黨馬順應死擊死勿論而羣情乃定一也嗣監國新立法紀不

章戰守無具虜患且熾公首正扈駕失律之罪亟請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營兵以備征調且葺戎器調兵食傳檄邊鎮近省並授方略遏虜勤王二也嗣徐瑄倡議南還踵宋季南渡之覆轍矣公慟哭抗言力排其議自是根本始固三也石亨請閉九門以避賊鋒幾以百萬生靈與虜矣公令盡移廓外居人入城背城而軍德勝門外堅壁清野急散官軍通州倉糧百萬盡入都城不以資敵四也喜寧嗾虜邀大臣議和後參將許□亦請與和緩師是季宋款金之愚計也公卽出德勝門對壘約戰厲將誓師而虜始震沮五也喜寧異族以國爲市此虜奸細也公授計擒之以絕禍本六也自是虜酋悔禍奉上還京其時外患用戢內釁漸萌奉迎之議上不樂聞調停少失干戚之事兆矣公昌言大位已定不敢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應遣使奉迎上乃勉從七也且其時閩越嶺海劇盜蜂起南蠻西番亦復蠢動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扼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蒼黃注厝動中機宜一時經畫奕世永賴者不可殫述殆若天授神啓豈公

之智算異等抑公之精誠無二耳惟虜酋擁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京城下亦然公時引據孟子社稷爲重之言實合漢帝分羹之謾對襲鄭人代許之故智也事功以之成疑以之生悲夫公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灑何地嗟嗟公之血誠已灑於此矣太子之易南城之錮何以自解於英皇顧九廟列聖天享血食於無疆者當亦鑒公此血誠也

通州距京城之南四十餘里城中積糧數百萬石己巳之變北虜南犯謀報欲據通州倉糧朝議先焚倉廩會周文襄公忱至京師都御史陳僖敏公鑑問計於周周曰若如此是賊未至而棄軍實非計也查核示在京官庫旗校預給一歲之糧各令自支則糧歸京師又免輦運之費不數日賊至通州無所獲而去

樊司寇瑩嘗爲應天府尹京府素稱難治守備蔣琮尤怙寵作奸與言官奏訐連歲所蔓引罷黜甚衆而事終不決公承命推鞠初若不與異者琮覘知之不爲意最後及山陵龍脈事琮遂得罪去公在府屢治大

獄舉法不苛類若此是舉衆尤稱快絕類王沂公之去丁謂而公恆自以不足也

三原王公恕巡撫江南中貴得白鸚鵡進御所過聲勢烜赫過蘇公遣人懇求一見至卽開籠放之

楊璉字用章祥符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歷官僉事初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璉選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施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卽躍入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紿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放恣云

留志淑字克全號朋山晉江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右布政嘗爲杭州太守杭當要衝王人使客絡繹交道有司濫收曲承以希延譽鎮守織舶中官相繼漁獵數十爪牙旁午入郡如虎狼公一切裁正或寘之法鎮守恚欲乘相見倨挫之公簡執不爲屈己卯代鎮爲畢眞逆濠黨也

至自江西聲勢翕赫擁從牙士百餘人肆行殘賊人人自危公密得其不可測之狀白臺察監司陰制之未幾真果購市人一夕火其居延燒一千餘家公恐其因衆以爲亂閉門不出正傳報諸衙門人毋救火踰數日果與濠通變真發將應濠臺察監司召公定計先提民兵伏真門外監司以常禮見出公入真怒曰知府以我反乎公應曰府中役從太多是以公心跡不白因目左右出報監司旣入卽自上堂執真手與語當自白之狀衆共語遣所不藉之人以釋衆疑真倉卒不得已呼其衆出出則民兵盡執而置之獄俄與真入視府中見所藏諸兵器詰曰此將何爲也真不能答乃羈留之踰月上得奏將繫真入京伏誅其有胆略智勇動合機宜類此

劉忠宣公以浙轄提調棘園忽遭水沴園中平地水涌數尺士人大譁當事者無以禁之公權宜聽其出者出留者留譁乃戢且得士爲盛隨機應變智亦圓矣

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弘治十

五年麟結納嬖近求爲挂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於京師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奈何對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黃金數十萬使達至大夏願竭貲取挂印大夏語其使曰麟苟篤忠貞且爲國家名將何挂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怏怏病死

周秀字公全歷城人□□□□應天舉人歷官懷慶府同知爲諸生日正德初宦豎逆瑾竊柄羅織縉紳大夫中以奇禍海內側足而立然聞濟南周生者名士也遣人來招致或勸之勿往公全笑曰是非爾所知也乃往見之瑾問以象緯曰左傳云天道遠人道邇問以兵謀曰虞書云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問以術數曰有漢陸弘夏賀良儒生之覆轍也遂大忤其意留之數日遣歸公全蓋知瑾有逆志久矣後瑾果敗或曰子之見瑾何也公全曰吾不往見則禍及吾伯仲矣于時伯子公度令寶坻仲子公慶守嘉興公之往蓋其迹類陳太丘云後公全令

蒙城宦豎立德守鳳陽大肆誅求公全毅然弗從以狀聞於漕臺德乃誣構之曰蒙城令秀違制被逮赴錦衣祕獄拷訊幾死已而調清豐丞君子曰周蒙城之拒德可謂剛矣乃知昔之見瑾亦非柔也若蒙城者不茹不吐其大節可以觀也已

仇鉞字廷威江都人高祖成從高皇帝有功授揚州衛百戶戰沒遼海曾祖置祖廉皆陣亡弘治辛酉鉞嗣職以平寅鐸封威寧伯正德庚午夏寅鐸及寧夏都指揮周昂何錦丁廣殺守臣作亂將奉兵北向時公駐兵城外王泉營同事者多欲遁去謂公曰賊旣爲亂必堅城守往且不利莫若連結諸鎮徐圖之上策也公曰不然賊負天地必不久存吾居其中可以計取也遲以日月限以遠絕大事去矣遂引兵入城至則稱疾家居悉以所將兵分配昂錦廣三營以示不疑公私念城中精兵多未可舉事令偵騎一二輩詭言從某路來有某路兵旦暮且至城下交訊查報寅鐸果懼問公計公曰宜遣驍將領兵駐橫城堡塞其來道可禦也錦與廣隨將三千騎往精甲猛士空城而出公乃聚妻孥局室

而聚薪戒之曰吾以身殉國事之不濟死分也當合室爲燼勿血賊刃少頃寅鐸使昂來問疾公喜曰二兇並遠此賊隻立今幸自歸天贊我矣乃帕首衷甲見之伏兵庭屏間約曰呼茗而舉械卽座上斬之持其首號于市曰逆賊伏辜衆能從我乎富貴在須臾迷不悟者族無赦從者以萬數遂圍寅鐸府時鐸甲士尙在左右公戮其渠桀者數十人號其餘黨曰汝等本皆脇從能釋兵來歸者一切不問悉解散去寅鐸就擒而城外諸守臣公已密諭之至是聞之亦縛錦廣等大亂遂定初朝廷聞變議遣將議以公爲副總兵又明聞公去王泉入城時逆閹劉瑾集府部臺府議曰彼已陷賊矣奈何用之敕當追還或曰不可追也仇遊擊不命而自入豈背福而索禍其或固謂從中殪之易也使彼聞上大用之忠將益堅反汗何益祇棄良將益敵人耳彼若有異志何資此敕邪抑寅鐸果用之而又聞此命則亦將自疑之矣未決日果捷至然公効力時實未聞命也

蔣璠字□□□□□□□□□□進士歷官工部尙書贈太子太保諡恭

靖正德時守揚州聖駕南巡駐揚郡有瓊花觀旨取瓊花以觀公以帖紙立書此花生於某年爲瑞應至徽欽北轅此種已絕今止存其名也上默然又一日中貴出揭帖索取胡椒蘇木若干斤其他奇香異品產自殊方者不可勝數蓋欲即其所無者以困公冀得厚賂時撫臣邀公使他求以應公曰古任土作貢出於他方而故取于揚守臣不知也時撫臣厲聲令公自覆公卽具揭帖註其下曰某物產某處揚州係中土偏方無以應命時上垂簾坐行宮中貴以揭帖進悉知公言以激上怒上曰可問蔣瑤晒白布何處出也乃立進布百疋以杜他請

汪公應軫字子宿山陰人以會試第二讀中祕書大學士毛公紀采時譽欲一見之終不往武廟將南巡公抗疏有旨跪門廷杖瀕死館事竣擬公戶科給事中在譴例詔外補出知泗州武宗決意南巡郵卒馳報駕且至他邑徬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公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曰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倘費集而駕不果將至奈何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爲求索公率壯士百餘人列舟次呼聲

震地中使沮喪公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方
斂戰不敢肆而公復禮遇之於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駕至南都中使
矯詔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公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荒
亡無以應教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尙蒙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于治
化有裨焉事遂寢

王康毅憲隨武皇留都江彬怙寵驕縱下視公卿獨敬禮公上每出遊
獵公必諄諄以保護聖躬是囑公寓密邇行宮寢未嘗解衣凡事調停
節制或尤公遇彬過于恭遜公曰彬所恃者勢也吾性伉直凡百作梗
吾志不行大事去矣吾豈好爲奉承哉或者服其言

都御史韓公永熙吳人巡宣江右時忽報寧府之弟集王至公托疾小
需密遣人馳召三司且索白木几一張設於堂上侯王公匍匐拜迎王
入具言兄叛狀公辭曰偶疾噴不能聽請王書之以示王索紙公曰紙
偶不便令左右舁白木几以進王詳書其事於几上而去公上其事朝
廷遣使按之無跡時王兄弟相歡諱不欲言使還遂坐公以離間親王

罪當辟械公以往公乃上白几親書始釋

武宗南征駐驛留都江彬所領邊卒驕悍之極行遊市中強買貨物民不堪命府丞寇公天敘選矮矮精悍之人每日早晚至行宮祇候必命以自隨若遇彼輩無狀卽與相搏邊卒大爲所挫後遂斂跡亦所以折江彬之謀也

武宗嘗以大將軍牌遣錦衣衛千戶追取宸濠陽明先生不肯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吏乎不得已令參隨負勅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止可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王文成陽明旣擒宸濠中官江彬許太劉暉張忠張永魏彬等卽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填溢衢巷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見天

兵猝臨乃擒濠脫罪欲并擒公而公于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爲醫藥死者爲之棺殮間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於公傍坐公乃佯爲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於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諭之左右爲公解遂無言彬等又欲置濠湖中待駕至列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彬等數遣人追之至廣信不聽公戴星趨玉山度草莽上疏力止聖駕疏上不聽公謂張永曰西民久遭濠禍獨經大亂繼旱災困苦已極必逃聚山谷爲亂姦黨羣應土崩之勢成矣然後與兵平之不已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此出爲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逆之遂激羣小之怒何救于大事公遂以濠付永復上捷音以爲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威信指示方略所致以此歸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公遂稱病居淨慈寺張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之忠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旣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上不信又云此旣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可知其無君矣上乃

召公公卽奔南京龍江關進見彬等皆失意又復沮之使不得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之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爭功欲併棄其官入山修道由是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事不合曉者數夕二中貴至浙江公張謙于鎮海樓酒半撤去梯出書二篋示之皆此輩與濠交通之跡也盡數與之二中貴感謝不已還南都力保公無他遂免於禍若非公持此挾之則禍且不測此之謂推赤心置人腹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武宗在南京行宮諸司朝參時景暘爲國子監司業景腹大而矮幾不能俯頗失朝儀江彬卽大聲曰司業亦是拿問數喬公白岩卽應聲曰是國子監堂上官遂不拿問蓋出于白岩一時權宜而能全朝廷儒官之體古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

武皇南征駐驛留都大將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屯處京城彬恃恩跋扈懷不執心喬公白岩時爲大司馬一日晚彬遣官兵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不知所出督府遣人來謀於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謹非

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者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寢城中帖然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道公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公又虞有他變乃選精通武藝者數十人充隸卒隨護一日會公于演武場彬欲逞部下之勇以懾人問曰南京亦有武藝者可與我邊軍一較乎公曰善者固有粹難至吾從者亦略諳此可與較彬易之有與卒小而黑人呼爲鬼李有神力善踢打公呼出叩頭請較公謂彬曰今日較藝傷死勿論彬部下四人大而長視彼短小甚易之與之較隨仆彬失色又命勇者對連勝七八人後有劉鑑廖清沙者有重手法來敵皆負彬由是奪氣武皇在牛首山經宿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吼連曙不寐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寶門時已深夜彬傳旨開門迎駕公閉門不納是夜武皇宿于報恩寺公鎮安都城保護大駕真以死衛社稷者矣

辛巳春武宗南征還駕駐通州江彬擁邊兵環衛勢極兇赫召九卿入覲都下又洵洵云江彬逆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九卿凜凜無敢詣

觀時王公晉溪爲大司馬公曰予備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觀乎卽詣通州觀彬將掠奪九卿印因行大事公反佩印往與彬歡如魚水竟不知彬何以致之蓋彬獨扈蹕邪謀可逞兵部尙書扈蹕將士舊屬兵部縱彬有邪謀將士必不從公居中陰制姦謀并繫將士之望彬雖有逆謀不得逞也大臣制變之略抑以智勇合德者能之霍文敏曰江彬擁兵駐通州人心實危獨立不懼惟晉溪一人

武宗末年當彌留之際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爲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猝爲變計無可出因謀之於王晉溪曰當錄其扈從爲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於是邊兵盡出而江彬遂成擒矣范太守檣守淮安日景王分封五舟涉淮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舻萬餘艘兵衛夾塗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淮各除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公傍廬置敝船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淮人表水而漬公笑曰無庸王舟至上流開水從下患淺耶時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公略不儲偕撫院大憂之召爲語公漫曰明公在何慮耶卽憐然

曰乃欲委罪於我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公曰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敢入閘比次坐候日費爲難今以旗甲守船而用其十人爲夫彼利得饒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滁設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途予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於是都御史大嘉稱服公進曰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爲曰方今上流養水以濟王舟比入王則各閘皆淺勢若建瓴安用衆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計之公勿憂都御史歎曰君有心計吾不及也先是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膳食品珍異每頓值數千兩公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鷄鵝柴炭此明證也且光祿備萬方玉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院然之咨爲請禮部部更奏令第具膳值王頓二十兩妃十兩省供費巨萬計比至公遣人持鉞金逆於塗遺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

大同初叛之歲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方請給新印鄭端簡

公曉時爲主事語郎中曰總兵印文柳葉篆請改印文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字恐原印在叛軍處有事時行文奏報眞僞不可辨誤事非小往年胡惠安在禮部失行在禮部之印改鑄行禮部印此在內衙門尚然况邊鎮兵權又反側不靖時乎

秦鳴雷字子豫號華峰臨海人嘉靖甲辰狀元及第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嘉靖癸亥爲禮部侍郎肅皇以顯廟產芝改廟名瑞芝設提點官應給關防有旨照太行山式鑄印局查太行式惶懼不知所爲公令取本處文移摹認知爲提點太行山關防卽易以瑞芝廟字覆題稱旨僚屬相顧以爲不可及長陵神道橋圯巨璫請改建計費十萬餘金中多謀自潤閣臣以陵寢大事未敢可否第擬旨禮工二部相度舉工大司空引物料工匠爲己事而以經始屬公公唯唯率衆量基羣璫色喜計得矣已而命臺官擇日報日年月不利興造須二三年後可羣璫喪氣失色無可誰何司空廉知公授旨臺官也歎曰翰林有人哉

汪良植字文林汪公道昆之叔父也智而有胆勇嘗操百金裝江中流

而遇盜舟人皆亡匿有投水者良植曰盜亦人耳何至自先死袖裝金授之且豐臺陳義微有所風勸羣盜有欲擊之者其魁止之此人長者勿擊盜既去而復來出一金僕姑相授曰遇他警以此示之凡舟人乃服之

張佳胤字肖甫銅梁人以進士歷官兵部尙書嘗爲滑令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髯者輔之至邑門門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公下與語徑前曰有旨縣官欲捕若邑梗民豪亦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辟易遂挾公入別室出七首交置於項公心知所謂曰若何欲曰予我萬金公陽驚曰我何所得萬金髯者曰其庫有萬金公復陽驚曰庫金誠有之第上皆邑賦長名氏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與公庫金法必死不予亦死死等耳寧死因引其項曰七首胡不下髯者曰我何忍不過欲得金耳公徐謂邑郭中多富人我出一紙授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前命筆紙書應賦金者二十曹曰緹帥責金甚急可人致二百金來予之時丞簿踟躕儀門外伺謂果官校捕公既得公所賦金

卷之十五

主名乃皆賊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爲刼賊丞集此二十人者奉二十金而袖鐵椎前謁公謂民貧所賦金止此矣公陽怒曰賦汝人二百金胡二十也何以解公囊復令一人前忽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卽自刎死羣縛弁者訊之名仕敬刻者高章也使游徼四跡郊外有三四輕騎皆逸去考問皆得其人磔于市公之見刼時從容若無事者刼旣解軒臥達旦人以是知公可大受矣

萬曆初禁門獲一男子自稱王大臣下詔獄江陵令以利刃內其靴紿之曰若招是高閣老差來行刺我且救汝得脫矣又使馳告新鄭欲脅令自殺新鄭怡然不爲動曰老臣果有此事罪不容誅惟闔門以俟寸斬耳時朱希孝爲緹帥聞之卽以麻藥酒灌大臣及訊不能開一語而張計遂不行

何少司寇源初爲嘉興令時清江王盤遊至浙所過騷動時飢民待賑者數千人先生令其鼓譟請賑不逾時潛去

王之獄字汝嘉新城人萬曆丁丑進士歷官按察使嘗鎮淮揚是時貂

璫之使四出公至力與璫爭減稅之半璫實銜公故以稅貲貯外署而索防兵曰如有失官任之公與之數十卒而密授卒指卒竟不爲璫用璫竟罷之興化民金勝等坐稅事在璫怒令某驛丞逮勝等公禁丞勿與卽又怒欲逮丞公又不與丞是時稅使勢張甚郡國守令監司就吏訊者數矣於是人人爲公危而璫卒憚公不敢發

張情字約之以進士歷官福建副使嘗爲九江守務以清淨儉約爲事訟廷草生沒階隸役纖履自給六曹吏魚羹菽粥猶不繼公時燕坐數曰民不勝逞矣吾姑以拙相保耳三峒兵調征倭者所過郡邑多強市民物因而縱剽率杜關遣謫而已公獨郊勞酋帥酒食其從卒儉而均比返有兵者以文祭之咸感悅以相約束往來九江若不知有兵者高昭寶應人工文學寶應舉進士自昭始嘗爲巡按御史有王府陰蓄異志昭變服爲星家詣府與王語王告其實昭微諷以不利辭去未幾按至其地朝王王視之乃昭也謀遂寢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扣太

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老矣無能爲矣盍圖之徐元玉軌亨等悅其言是月十四日夜會徐有貞曰太上皇帝昔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軌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拊軌等云時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可得聞已而軌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惶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也人不歸鬼矣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鐃夜四鼓開長安門內起兵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鐃投水竇并軌等莫知所爲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輒行軌顧謂有貞曰事當濟否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門鐃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

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黯無燈火輒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呼輒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聲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助挽以行忽天色昭明星月輝光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旣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輦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上叱止之時鋪座高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升座鐘鼓齊鳴羣臣百官入賀景泰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泰皇帝曰哥哥做好上旣復辟卽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學士明日陞兵部尙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內官曹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惟善私恩小惠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于部下加以恩澤爲腹心天順初召呼此輩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初以迎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贖貨無厭上初不得已而從其

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爲不軌會兵部尙書馬昂懷寧伯孫鏗統官軍往陝西殺賊于五年七月二日早辭朝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鏗等就擁兵入內爲變幸而孫鏗等先覺二鼓時卽報于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遠臬宅前遇臬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臬亦吉祥所恩之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禁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于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至東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鎗馬驚亂以爲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卽出房至門前見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執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逮臬譖毀反欲相殺提臬頭示予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旣除此害可卽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卽令防予至吏部朝房尙書王翱處借紙筆寫本成予拉

翔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燒焚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尙書馬昂得翔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長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翔等復解之忽有孫鏗令京軍襲而圖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卽投本進入請急宣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及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旣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畢竟被戮受其傷害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實宗社之福也

勤勞

前言

天遊集曰東坡言人心一息不可縱逸閒散旣久毛髮微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余平日之病正坐於此自小以讀書爲業除把筆攻文之

外世事茫然不知纔有毛髮事則蹙蹙不自寧矣蓋懶惰之禍也如此
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
人心一懶則百體俱怠百體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宣德四年上御左順門召蹇義楊士奇楊榮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
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
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所錄語曰庚戌春暮謁陵歸道昌平之東郊
見道傍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
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于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
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不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
曰冬然後就力役于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
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
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
賈者矣亦莫或不勤卒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或一月近或十日
而還其獲厚利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盡室失意戚

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農事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旦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親惟知賈之勤乎抑尙知有他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當躬力役于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卒晝出坐廳事日未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目覩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嘆息思此小人其言實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厚遺之而遂記其言

屈公直嘗曰造化運而不息君子憂勤之心無時而可逸居官則當盡心國事居家則當盡心家事優游自放不幾於猖狂耶故公里居以來二十年耕讀不倦嘗親身農事手披載籍爲子弟戒

何孟春曰歲月如流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少而壯壯必老老必死人豈不知而鮮克知惜人蓋有不及老而死者矣子有美酒何不日鼓

瑟宛其死矣它人入室此非知自惜者陶侃言大禹惜寸陰今人當惜分陰人知自惜須是惜陰惜陰奈何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顧人作用處何如爾功名事業則繫於天道德文章一在乎己閒散處亦悠悠不得賈島於驢背上思詩舉手作推敲勢大尹騎從之來竟不見不覺朱子謂推敲二字關甚利害他直恁用力所以後來詩極精高吾人學是何等大事却全悠悠不肯着緊用力反不如彼做沒緊要底事可謂倒置晦菴之所以策厲乎後學者至矣

又曰農之爲田也其始也懇治之播種之繼以耨耘之灌溉之然後其田愈腴而愈大有成利之獲焉今某之懇治播種亦勞矣某之薅芸灌溉又勤矣腴之大利而收秋穫之功不在某乎後之人享有成利者宜思其由來哉

徐文貞公階曰天下無可安逸底人如農工小技都是早夜孜孜以成其業吾輩學聖人之道任重道遠却欲以安逸爲之豈能成就且自己以苟圖安逸之身而食粟於不敢安逸之農資用于不敢安逸之工豈

不負愧罪于彼甚也

又曰太平之時直是難得蓋太平之時百凡爲善都容易若遇亂世便有無限費力難處底事出來吾輩生在今日可謂大幸不可不淬厲爲善致負太平也

朱以功曰天下無不勞之君子勞則有功則不勞而無功可知矣勞則思善則不勞而不善可知矣君子所以無逸也有以哉

徐公顯卿勤箴曰創基伊始其本曰勤志士日短移晷惜分下惟發憤覃精典墳始爲甚勞終莫與羣厥躬克勤倡率家人婦女繅織僮僕耕耘惟勤有獲垂裕子孫彼哉游佚白首無聞戒之戒之夙夜斤斤

□□□曰百年者人之限也少也壯也老也三分之矣少則不能爲老則不可爲可以自奮者其爲壯乎故乘壯也而力學則可以樹業若耽晏安之耽毒而忘不朽之遠圖齒髮旣衰而後以爲悔也不亦晚乎是故急湍之漲可以決山及其息也得坻則止怒馬之奔可以超壑及其憊也歷坎而瘖乘其壯之爲也

〇〇〇〇曰學之于人大矣善學者以一日兼十日以一年兼十年以一人兼十人不善學者反是故騏驥天下之疾走也一日而千里若伏櫪而不馳則遊蟻過之矣鷦鷯天下之捷飛也瞬息而千里若戢翼而不奮則鷦鷯過之矣士人之學何以異於是昔甯越中年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二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夫矢之速也而不過二百步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以甯越之才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今人之爲學也人未休而先休未臥而先臥持美質而耽安佚此爲迅矢之止于百步者也欲免終身之勞得乎

史惺堂先生曰每亥子間月明如晝但聞四野耕作之聲喧呼達旦蓋夜耕以恤牛也當午鋤耨不皇自恤矣四民惟農最苦如此又且十九鰥寡孤獨飢寒愁嘆以終其身也痛哉雖爲阿農眞聖人也以其無妄念也彼固不知慎獨之學而勞之爲益大矣反省此身眞禽獸也以其

多妄念也此雖竊承師友之教而逸之爲害大矣晏安眞殺人之鴆毒也哉

于慎行曰韓魏公爲相再決大策以安社稷在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跎豈惟身不自保恐家亦無所處矣公曰是何言耶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濟遂輒不爲哉范文正公以天下自任凡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皆董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諸葛武侯所謂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聖矣君子心術光明正大千古一轍所謂喻於義者耶後之君子以專求可功求成焉爲後世之譏遂至委曲周旋以就一日之計而爲之名曰作用二字自唐宋大臣未嘗出諸口況古之聖賢豪傑哉

馮公琦曰天下爭爲虛論而不求實政議論煩多頗類于宋宋人病在各偏主其意見然故實有見耳其議論皆成片段文理不似今日虛情恃氣而略無意見也宋人有議論而無事功今日有虛情而無議論故

其品彌下而其害稍淺耳

王文肅公與梁霖字贊畫書曰教中謂有智有胆方能實心任事愚則謂實心任事乃胆智從生足下觀前後諸公豈盡無胆無智哉智施于文巧自營胆施于躁競勇進耳

往行

王晏字士寧盱眙人國初以薦爲訓導改典史陞知州歷官山東參政公嘗督開運河濱岸有梁山泊者在勝國時營垣皆甃以巨石公悉取造梁莊諸閘共事者初有難色公曰此非名矣其事不經無補風教今先務爲急言紓民力耳違卹其他耶

王司獄敏字進德洪武朝嘗督舟運糧輸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舟陸行爲自全計進德坐舟中不顧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祇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爲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進德拜監察御史

王忠肅公翔事無巨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寢食不遑坐以

待旦

蔡潮字□□號□山臨海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河南右布政嘗爲福建參政往河南道出建陽郡郡故有橋名朝天跨交溪悍流數燬于火民以舟濟艱危震駭公私爲病因帝號遮留願復舊觀爲之惻然弭節數月解衣爲倡聞者爭先樂助卽日抬工論者擬諸端明萬安橋云及抵河南四通八達之區盜賊充斥下令郡縣道周悉種植榆柳諸本縱橫各以行列不惟賊騎難於出沒且薪蒸亦資民用汴人至今賴焉劉大司寇纓嘗巡撫湖廣先是公在蜀以夔峽水勢湍急歲嘗泛溢覆舟傍有小徑盜出沒其間商旅不敢行歲歉假貨湖峽大費輸轉議自夔抵荆關爲大道公私便利至是御史以聞時逆瑾方用事恨公不先聞矯詔逮公下詔獄公上章自理會廷臣亦交章論救釋乃赴湖廣楊逢春字仁甫同安人□□己丑進士歷官雲南副使居官竭心奉職凡職所當爲事事悉力從之事有犯忤人所縮首善避及勞險不可必濟君必引爲己責曰職所有事也直前勇赴不反顧沮悔常爲巧者所目君初不知久之或知亦不變也曰使衆人智而我爲愚不亦可乎且

使吾不愚則意二力分事事亦不能如其職矣是吾正有賴于愚也又焉用去之

王大用字時行號蘗谷興化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侍郎初授都水主事管臨清廠歲庚午劇賊劉六等攻刼郡縣所過無遺時濟寧已破直趨清源兵憲議閉城然公分署在外乃獨留城外人倚公爲命乃拔其精壯若干人躬督率之據險迎敵兵備道復出兵應援賊乃解去墟市獲完

沈憲副啓原嘗爲南京工部主事董蘆政蘆政差奉旨有勅印其體視臺中乃前是者自爲貶損故奉行者後而豪民占洲場負稅課不可勝計金錢累鉅萬積逋至三十年先生一拜命立詣所轄申明職掌而之任上請大司空曰奈何上下欺蔽第以國家利爲奸豪橐資也宜且奏移文撫按嚴督各屬于是人人知先生意旨遵守益謹追徵補解月不下數千計前未有先生之多而體貌亦未有如先生之重者

余肅敏公子俊自爲部屬時事不苟有一事不當輒熟思審處之夜

以繼日或對客猶沈吟未已或問之曰官中一二事恐不當耳凡奏疏文移必自起草每夜至二鼓方寢雖病疾中不廢

馬少宗伯廷用嘗語人曰吾少貧每會試間關萬里或負書徒步往來常以爲苦曰男子事當如是耳

王啓字景昭號學古黃巖人歷官刑部右侍郎幼而穎異書史過目不忘年十六家貧無應門者其父命執迎鋪役公偶失誤時縣令歛人鄭公達怒將杖之見其肌膚氣貌不類凡兒疑而問爲誰家子公以祖父對又問爾何業公以讀書對鄭公遂面試乃亟嘆賞令罷役收而教之比三年領成化丙午鄉舉登丁未進士時猶未婚告歸娶

鄭司徒宗仁正德九年爲戶部右侍郎宣大二鎮奏虜且近邊命兼左僉都御史往督軍餉未幾先帝幸宣府又幸大同公從十五騎先驅會計芻粟三晝夜冒險行六百餘里抵懷仁是夜凡五嘔血且血淋下部公弗覺也

萬士亨字思通義興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稽勳員外郎初授戶部主

事管太倉太倉公署尙書及司屬者俱在東偏獨君所居一署在西偏
往返十餘里故事多在署俟尙書命至則往君漏下未曙卽衣冠造尙
書堂俟命日以爲常無少倦怠

楊公繼盛字仲芳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兵部員謚忠愍公七歲
母曹竟捐館庶母陳妬日役公於豎使牧公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
間往里塾覩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
若幼何學公艱然曰安有幼者任牧牛而不任學兄言於公之父兵部
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踐更公遂往代踐更至十三姑從師受經爲
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踰冠讀書於邑寺僧舍自勵刻苦恆讀
至夜分燈且燼瞑坐而思屬文誼會寒無下襦遠屋行且默誦日所憶
令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硬呵之乃解

沈封君元瑞邑知叟汪晦之者汪宗伯父也與公居止近每昧爽過公
門則必以闢室宇掃地布席嘆曰是家不以無事廢早起欲不得乎見
貧無行者輒曰曷不覲沈長公敦讓而斤斤曷不師彼云封君故大學

士蛟門公之父也

張公堯年字長卿餘姚人隆慶戊辰進士觀政吏部進士不與部中事自公堂一揖外惟以次詣闕下領所請章疏公日必早赴迄兩月未嘗一乞休沐冢宰蒲陽公甚重之

李文清公廷機既拜官與庶吉士讀書中祕三年七日不入館病三日爲陳鳳父治喪三日應紫溪召一日錫山館師稱公勤曰真老館長也公平居言論動稱古人在詞林惟禮節事體咨前輩至行己居官則曰擇善而從可也秀才時館於何憲副小洛公家見憲副自道居官朝參之勤心識之故仕宦三十年不敢以憚勞養安失禮怠事嘗言無故不朝參公坐律當笞君子懷刑焉可犯乎攝南工時有縉紳過公謂公翰林官顧亦肯親俗事乎公曰有俗人無俗事天下國家事何言俗也

急公

前言

往行

楊文敏公榮一日朝回聞仲子讓與客談漢疏廣傳公問曰何知客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二語語而稱其美公曰仲翁故好然君子事君竭忠盡力生死不計願取老氏之言以爲身謀哉公退客曰聞公蚤年志不肯漢唐宰相于此可見

陳教諭賢在南廣日洪熙改元學官皆入覲衆謂先生老矣盍以僚代賢曰吾幸未溘死而得覲新君安敢言老事竣乞致仕將陞辭而疾作或勸姑勿入賢曰臣子敢自安而廢禮乎乃力疾趨朝什籍班行中其徒御史王衍屈伸共掖出之疾遂劇臨沒謂所親曰或以我爲迂德正而斃吾無憾矣

吏部尙書郭璉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爲戶曹屬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歸罷田里以謝天璉璉獨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主上幼冲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

跽之

霍瑄字□□鳳翔人由舉人初授山西大同通判陞大同同知正統十四年英廟北狩逆酋也先擁衆奉車駕至城下守城者戒嚴不敢啓瑄感慨奮不顧身從水竇匍匐出謁叩馬嗚咽進膳羞靴袍百物悉出府藏金帛以犒虜衆英廟深致嘉嘆

王公信以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卽日上道嘗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區耳

景泰中禮部會奏虜使迎復當從明日親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直敬對謂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發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始釋曰從汝言已卽退羣臣出太監興安復出傳旨言爾等固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答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

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興安語塞

楊公子器初爲湖廣參議分守岳常值榔桂賊起地方之憂非細分守者人人皆不欲往公願攻榔桂曰吾將以效大馬也冒暑投兵戮力平賊班師之後獨不言功陞河南參政公已有疾因語家人曰我固欲休但今河南賊起所在驛騷豈臣子圖安時耶卽日抵汴城

孝廟卽位大臣相率上疏求去張莊簡公悅時爲工部侍郎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以去言耶

楊少司寇茂元嘗爲雲南布政陞貴州巡撫僉都御史奉勅兼制西川西陽湖廣湖北諸道以討篁子坪五寨平頭烏鷄等苗寇俄改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旣得咨以爲兵糧已集事貴神速若需交承寇有備矣乃駐紮湖貴中界遣將募兵不一月寇悉奔潰是捷尤偉茂元疑平民必有橫罹鋒鏑者寢息爲之驚愕且晝夜批答神傷遘疾其年冬遣人徵勅始離貴州治

景華字文光號雙梧無錫人弘治壬子南京解元丙辰進士改庶吉士

歷官福建左布政嘗爲貴州參政服闋改四川會詔取大木公率衆入梓潼諸山或以險阻之公曰君命也不敢避驟雨至笠而立者越宿羣木浮澗而出始歸會城

史大司馬道以往年邊城暑月值太淑人大故晝夜號泣且復從事鋒鏑之下遂成目疾後雖少愈每遇多勞輒復患作乃懇以目病乞休荷蒙俞允歸休甫及十日隨復召用勅令處置宣大邊務且有嚴旨不許退避此時宗屬親黨以及遠近大小無不爲公寒心若不得生還爲期者公陛辭九卿以下及諸朝士祖餞北郊無異荆軻易水之別公獨苦之心但以慷慨激發承之且對衆大言曰堂堂天朝儘有冠冕大樣題目好做却以大臣爲牙行予此行大有所堪爾斯言九卿諸公皆聞之至今猶有能記之者及發二子泣以相送公慰之曰勿恐吾之與虜臨也以恩信結納彼之變詐一無所計萬一得彼之傾心向焉則乘機構會以有所圖可以縛名王而獻之闕下矣爾曹第安之豈可但效兒女子輩相與對泣耶及至就事之日調停區畫殫盡心力虜卽縛妖逆蕭

芹等爲獻奉旨史道忠誠盡職陞兵部尙書賞銀伍十兩紵絲四表裏公以酋首俺答爲諸虜梟雄設能剪除此賊則賊之諸子素不相下必不攻自潰可以殺其勢而爲中國之利乃密以方略授指揮林叢蘭等計萬一成功慮有追者乃出虜營北行且轉而向東河達陽和則達大同矣時公有此意恐驗功時無以爲眞僞之辨乃犒賞之際令善寫眞者暗描俺答之像以歸雖叢蘭等莫能測識其故也惜其事方在計會有旨催取協理戎政公遂行

劉公應節字季和離州人嘉靖丁未科進士歷官刑部尙書初授戶部主事明年庚戌秋虜入古北口直犯京師咸寧侯鸞以大同師入援總天下兵行大將軍事尾虜後詔發煤糧若干車餉之大司農李公謹推擇可使者時虜騎充斥衆噤不敢對各相顧失色公毅然請行曰此臣子授命之秋也行之日人人爲公危亦自知不可測私語所親逾七日不還當遣人送吾母歸吾手足及髮皆以榮爲識勿以血汚爲異也夜漏下戎服單騎護車以行走橫尸中馬屢蹶屢起道渴求水積尸填井

不可得捧潢汙飲之手盡赤視之皆血也至順義東過紀功御史邢公
驚問曰公何以知大將軍所在公曰晝觀烟夜觀火是以知之邢公曰
雖然虜零騎焚劫亦往往有烟火起惟是烟火衆多處乃可往耳公至
密雲餉軍三軍皆欣欣焉時鸞挾上寵得以祕封達御前勢張甚公投
一空刺長揖均禮鸞銜之思所以中公會陸都督炳以軍興乏食中計
部大臣上怒奪尙書以下官令冠服領事鸞見事已前決遂不復言公
乃得免前後行虜中凡十日傳言公已遇害王夫人持子九功泣井上
曰傷哉孺子果若人言而父死忠而母與若死節孝耳旣旋家人驚怪
且哭且却公徐曰是何足異惟是數萬勤王兵不能發一矢僅尾虜出
境可爲痛哭流涕也明年榷稅清江浦釐盡清奇羨廠歲入草直百餘
金悉以充公費督漕駱中丞聞而賢之一日指郎舍頽曰公曰郎廉至
此耶爲發漕羨百金佐工費公受而貯帑中去之日封識宛然

劉光濟字憲謙江陰人以進士歷官兵部尙書嘗爲戶部主事庚戌八
月大虜闌入塞薄都城時援兵至者獨雲中最早議遣郎一人蓐食餉

之而雲中軍爲虜遏聲問不時通傷棘道他曹郎聞當遣面灰死無人色公奮曰生不食縣官耶卽帕首跣跣輪桶褫挾疲卒數十騎以餉往卒從者咸惴恐欲毋前而公拔劍誚督之竟達命雲中軍咸搏顙呼萬歲而公旣辭軍復迫於虜間馳至通州時王公忬方接通昏夜睥睨間識公縋之上相賀更生公歸報命時抵家家人驚大喜出望外蓋公之出不以語家旣出而傳報雜沓業且以齏粉矣自是朝論多才公

高大中丞紳生平仕宦其爲政極慮盡忠凡於利公家事有犯忤或勞險不可幾濟衆皆巧避公輒引爲己任不反顧沮悔或謂公愚公笑曰予誠愚乎哉吾第見巧者以伎狗身志不在公家爾人臣舍利鈍則志一而力專不問濟與否殆不病于心乎吾所以爲此思當吾心不問公家也吾不知愚

蔡公可賢字子齊號見庵更號聞吾廣平成安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山東右參政公初觀政吏部時會虜入雲中塞需餉急計曹迫欲遣官無應者公歎曰虜騎充斥將士枕戈擐甲而呼庚癸乃猶泄泄然秦越

之謂忠義何大司農聞之卽以屬公比出關衆爲危懼公叱曰驅之乃倍道疾馳暮發而晨至全鎮大悅卒併力拒却虜嘗爲岢嵐兵備經理互市俺答素桀黠每臨市場邀邊臣出覲儒者率憚行輒多予金緡以免之公至則慨然曰國家方鞭撻四夷而示人怯不武虜旣輸款稱外臣而逆其詐不信徒令虜得要挾而輕中國非算也乃令軍吏前呼策馬入其帳中叙賓主禮虜大喜且服公威略竟市一無所求取省歲費無算公乃作塞下曲勒石市場制府聞而壯之曰汾陽單騎見虜公近之矣倭犯朝鮮時公以罷歸議募死士駕餘隄直趣對馬島截其歸路以奇兵夾擊之倭進退失據可盡覆也策雖不用聞者建之

陸處士俊字伯長吳縣人陸氏世爲馬甲處士悉馬甲之害將疏以聞大意以北人習馬南人習船南人爲馬甲太宗權時之制耳今宜南北各復其舊便又言吳下官田稅十民田稅一均之則國用不虧民不困又言錢久不鑄且竭宜復五銖備一代制又言州縣官尅下宜多設官相監制又言監法急盜滋多弛其禁盜將自息其書凡數千言其草數

膳易無間寒暑晝夜行坐寢飯得一字輒起易之欣欣告人意以爲必可行也始以干當道當道若不聞已乃不問貴賤賢愚遇人輒授之又勝於當路市肆曰庶有見而行之者積三十餘年費紙筆如山或信或笑或以粘淨几處士終不廢也王公整見之謂曰何爲紛紛翁家所苦者馬役吾能言於官而免之處士曰君豈爲我設哉吾以爲天下也吾家固自宜役其志公其念深其自信篤使世之在位者皆有是心國事其有墮乎

輅晦

前言

劉基曰虎之在山也隱隱然微振其頰領人與獸莫不駭也繫而檻之雖咆哮莫之畏矣易曰困亨有言不信夫既困矣雖默猶恐其及也而有言焉人誰聽之祇重其疑而已矣

崔公鉞曰李郭同舟而濟望之者若登仙云小人猶未逞於君子諸人重相標榜在坤之豫無咎可也而必無譽何慎之至邪不知消息而決

爲所謂內諸陷穽而莫之辭也耕莘築岩者以上德而安於鄙事聲聞藉焉一起而天下賴之矣

李公夢陽曰處難進之時可高不可大高者何危行是也不大者何言遯是也危謂孤峻遯謂謙晦孤峻如避世避地息交絕游斯之謂也謙晦如不譏議不主角不問朝政不言官府得失斯之謂也大凡禍自口出故言貴遯道不可貶故行貴危

何孟春曰韓退之剝啄行剝啄剝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噴從者語我子胡爲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爲波瀾□□□□雖不開關變化咀嚼有鬼有神子云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子無復云往追不及來可有年他日答馮宿書云足下亦見僕有不善乎僕雖無以獲罪于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有餘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敖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至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心寒故自此

以來尅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向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患不知猶復云云命也可如何嗟乎春於此嘗折肱焉因并錄之余讀退之與李尚書書勸其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爲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益知韓公于此涉世深矣復錄之以志余憾

又曰君子有行必有以異乎人所行有以異乎人人必睨乎其行是故異人甚者人歸責焉愧人甚者人歸仇焉我責我仇何以自容於世是故君子動不如靜言不如默顯不如隱外之不如內也

陽明先生曰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華美太發露耳

朱以功曰開言便斷是非逢人輒論長短此機一熟無風起浪于道則日遠于德則日薄所當深戒

又曰能令耳目不管閑事亦世所罕有之人學者皆當以此自考

王世貞曰荆卿傳卿爲人智深而勇沉有味乎言之也凡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沉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沉所以養勇而發之使

不墜

馮公琦與李侍御書曰外間皆傳足下將有舉動未知然否此甚不可事之初起足下原非事首而願自標幟爲諸公先於是人薄諸公之怨而獨切齒腐心于足下足下舉事雖勝愈一小快耳獨不深計異日之有反覆耶衆謀雖勝衆怨難居人主恩私何由可保必欲二三人之力與舉國抗衡而取必于不可恃之主恩雖幸而勝之通國之人誰肯自任錯而帖然服足下邪前與楊丈懇懇勸足下而足下猶有司寇之事使人得歸曲而貿直既已誤矣豈容再誤今日之事在足下猶項王鴻溝之勢百戰百勝而漢軍大合楚歌四起更番爲敵足以寒心而必欲二十八騎驕斬將擐旗之勇而非爲完計也自古有以小敵大以寡敵衆者必其內有所持循先占地步未有內無所據自居以不韙之名而徒以力爭氣勝者也今之爲計者固欲足下之力盈氣竭以乘其弊而足下同事又多欲推足下爲先鋒事成則拘其利不成獨受其怨耳弟以爲動不如靜語不如默丈其留意孰計無輕忽如前日也

王文肅公曰今士風漸倒極矣旦一鳴而暮三窟其銜目鋸齒炎炎攘攘總躁一日之進耳幸同志中有束修退守之士不動聲色以化而不動聲色從氣節陶鍊中來者于今日救弊尤喫緊

于慎行曰五代馬胤孫爲相事多凝滯又罕接賓客時謂三不開謂口印門也今之慕三不開者多矣夫避權寡交門不開可也廟堂謨畫口可以不開乎緘默靜訥口不開可也百揆所宅印可以不開乎五代之制權歸樞密宰相主於奉行無所可否故持祿苟容之徒得以混迹爾且夫山林遁世之士百不開可也何待三廟堂任職之臣一不開不可也何待三

又曰范滂對獄辭云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不悟更以爲黨此數語正黨人中禍根本也夫士顧所處耳善善惡惡當其任則爲之空言橫議非聖賢法也內而在位如李固杜喬外而守土如成瑨劉璿卽挑貴強之累蹈死亡之誅豈得辭乎而滂等以一介之士無民社之責橫爲高議危言互相稱引至於駢首就戮毒流縉紳斯亦過矣郭林宗

申屠蟠何如人

陳仲醇曰諸葛孔明無論相業卽苟全性命于亂世七字不知當時有何奇策及觀王鐸盡忠唐室奮討巢賊功垂就令攷問之于內解其都統鐸詩云三塵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鐸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袞鉞之任乃攜妓妾輜重慢藏冶容行于虎狼之都三百口遂併命于高難泊惟孔明躬耕薄田醜女寡欲其慮深矣乃知居亂世要須十分清苦庶可自全古傭保髡奴皆此意耳

樂仲子曰吾昔好種橘吾種輒前春而植私竊懼晚也植而遂者十不得一二焉訊之老圃圃曰橘不可以前春種也蓋緩之吾從而後之植而遂者十當得八九焉又訊老圃圃曰冬榮之木其氣外周外周者非陽盛不可活也冬謝之木其氣內固內固者雖陽未盛活也推此則百種百活矣仲子俯然嘆曰吾益信枝葩繁者本根墮周公曰冬日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費而況于人乎是故君子貴斂其真不墮其根萬數以生

□□□曰自奉澹薄爲益不少省才省氣力省煩惱

姜湖岳云姚江陸某計偕北上有一人青衣胡帽攜一衣裹來附舟陸與同事諸友恆評論經史酣譔永日其人不語亦不作士人態同舟未之識也後同舉會試見於于禮部曰公非昔與同舟者耶其人曰然始歎服惜不記其名其不可及處止是累日更不作一士語不一揚露才此尤人所難耳

蘇伯衡曰楚王入于雲澤若虎兕若雌獾若鹿豕若鳴雁若鷓鴣若鴉鵂若鷓鴣見王無不矯然決起翔者奮飛走者遐竄高者入雲霄卑者伏灌莽有錦鷄焉方吐其綬而王適至收綬而後作王見其綬五彩競明悅焉左右關弓再欲射之王再止之命虞人曰其生致之虞人得之已乃縱獵者凡鳥獸之屬或殪于鷹犬或隕于鋒刃或傷于網羅而鷄獨免焉明日王謂宋玉曰之鷄也得全其生以綬見樊于籠亦以綬焉則士將奚處宋玉對曰此鷄有綬藉使深藏矯乎其飛冥冥大王何見焉彼虞人且焉乎取哉故其逃于樊籠之間非綬實爲之吐則使之也

嗟乎士無以材自炫哉

往行

劉銳字汝中號西橋壽光人大學士文和公之第四子也八歲卽召見內廷授中書舍人以銀爲牙牌賜之文和薨銳服闋適當鄉薦公舉業精雅欲辭磨就試諸監司遂羣各郡儒生糊名試之開卷公爲第一諸司悉以魁解屬望急奏請助成厥美冢宰尹公直方謝政家居與公爲通家屢進而止之曰若子文藝何但掇取巍科憲廟之恩不可孤負例無旣登仕版復應科目者竟如言旋返甲寅始赴部除原職時兄鈞爲吏部員外郎姪澄甫監察御史公與同居事兄如父視姪如子薦紳咸美之公惟不喜華且以門第發身惟恐人以貴驕公子加之如戴新烏帽則著敝素袍不則穿隔歲褲同列有先至公署者每相謂曰劉省長來上新則中舊中新則下舊中下俱新則上舊已而果然衆乃大噱問之則以他辭對公亦不疑其爲我噱也然敬之日甚一日矣

吉水羅念庵先生洪先立朝不合去之屢詔不起居常講學務敦實踐

接引四方有志之士華華不倦嘉靖末郭希顏以放棄佚臣伏畎畝不忘君之義上疏請建儲貳朝廷惡其希功干進處以極刑先生聞之惕然感動因思昔人薰青之譏遂自禁止不踰中閭者數年諸縉紳皆謝絕之

都維明先生博學多藝務爲韜晦以名造物所忌也怪其子玄敬好名每嗤之云他人著書別人開板我家都穆著書自開板偶乘興畫一梅輒悔曰有一能當蔽一能何乃自表襮耶

金陵有張允懷者以寫梅遊於蘇杭其爲人好修飾雖行裝必器物皆具一夕泛江而下月明風靜艤舟金山之足出金銀器飲酒將醉吹洞簫自娛爲盜者所窺夜盜殺允懷于江盡取其酒器以去視之則皆銅而塗金銀者也此亦可爲虛誇者之戒

慎默

前言

宋濂磨兜堅箴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兜堅三字於坐隅磨兜堅者古

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爲著箴曰磨兜堅慎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磨兜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兜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兜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兜堅鐘鼓之聲因叩而鳴磨兜堅不叩而鳴必駭衆聽磨兜堅惟口之則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兜堅慎勿言

劉公基守口如瓶箴曰維人有口瓶亦有口瓶口弗守喪厥受人口弗守□厥咎口乎口乎其禍福之門而一身之樞紐乎人有瓶也尙克固之胡然有口而不知度之維言如泉維口如隄有出弗稽爲河爲谿激石揚泥追不可回故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又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守口如瓶永矢勿諼又曰言之中于人也慘於兵故其爲身害也甚於殺人夫言之傷人未至於殺也而志在是焉則人之防之烏得而不嚴書曰惟口出好與戎君子之所以慎其言也畏其興戎也

王公達曰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論人之機巧我一時言之彼一時聽之言之者固不惟難彼聽之者蓄之於心而不忘

矣險者資其陰私以爲計本奸者用其機巧以爲利基豈不損物害理之甚哉吾雖不曾損物害理亦猶把薪救火障水資潮焚人之宅沒人之田者矣吁此仁者之所深戒乎

又曰大凡見王公貴人當誠心以奉之至於言語之際不可發凶惡之論蓋富貴之人喜於康寧厭于刑戮故也吉人之言非徒不諛人亦不傷人藹然和氣之充溢粹然言語之有文庶幾君子矣彼誕諂凶禍使人毛髮凜然肆議力鋸使人襟袍不懌吉人之辭寡信矣

又曰大言不慚此學者之大病夫人雖至愚是非之心則皆有之或乘憤以愠人或因喜而誇衆殊不知人雖無言而默笑于胸中矣

又曰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濟矣是以羣衆之中淡然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告人而可脫者也或有不得于心寄言咏歌之間陶寫性靈而已

方希古慎言箴曰義所當出默也爲失非所宜言言也爲愆愆失奚自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于默聖於鄉黨言若不能作法萬年世守爲

經多言爲道適貽身害不忍須臾爲禍爲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弗思罪如丘陵造怨與戎招尤連咎孰爲之端鮮不自口是以吉人必寡其辭捷給便佞鄙夫之爲汝今欲言先盾乎理於理或乖慎勿啓齒當言則發無縱誕詭匪善曷陳匪義曷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薛文清公曰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又曰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故與人未合者切不可強與之言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觀此則君子之所養可見

又謹言箴曰誦謹言之訓習謹言之事將三十年夕悔其失寤寐惶汗而旦或復然殆將漸流于放終不克謹以速尤召愆汝縱不自愛獨不念先人遺體之重降衷秉彝之全誓自今始語不妄發保厥中之靜專至此而猶飾虛詞尙循故態者當指正於蒼天

又曰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修辭以立其誠必須無一言妄發斯可道學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違道遠矣笑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言要專一心要專一

又曰學者舊習言語皆當絕去必使無一言不正乃爲修詞立誠

又曰人不謀諸己而強爲之謀彼卽不從是謂失言日用間此等甚多人以爲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責無小大也謹之

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須謹守此訓斯無失言之過

又曰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又曰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輕議也

又曰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又曰言不及行可恥之甚非特發於口者謂之言凡著于文詞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憤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爲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恥之甚乎吾輩所當深戒也

又曰少言沉默最妙常沉默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又曰常默最妙己心既存而人自敬因喜而多言覺氣浮而志亦動故輕言輕語之

人不可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又曰多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又養得氣而夢寐亦安又曰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是失言不可不謹又曰庸常之言人以爲不緊要輕發而不懼殊不知一言之妄卽一言之失故庸言必信德之盛也

又曰輕言則納侮又曰人以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口無妄言安得有差有差者皆妄也又曰雜言最害正理雜言多而能存道者鮮矣羣居不可泛言駁雜不近正理之事

崔公鉞使梁過琉璃村有丈夫以數童子逐雄雞且詬之太史氏曰爾何雞鷄爲不大棘耶丈夫曰此鷄適鳴太史氏嘆曰鷄晨其音又何尤焉君子言也時人皆聽之

劉仕義曰言以足志言之不可以已也然擬議宣布之餘輕重疾徐淺深詳略時而發之有定則焉弗可易也一言不當于人心天下之事因

此以儆甚至無心之言有心者聽之觸諱犯忌大起疾仇之心而反戈暗投焉者往往有之是言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嘗讀易而有得失矣周公繫易三百八十四爻之中言之弗戢者惟咸上爻曰咸其輔頰舌言之克謹者惟艮五爻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夫咸上體爲兌而兌象曰舌口之有言易失之有餘也故咸諸爻以人身取象而上六以陰柔當輔之處其言之克謹由是矣吁聖人作易訓天下以言之道僅僅獨見于此兩爻乃知言之失非他也咸其輔者失之也言之得非他也艮其輔者得之也止之時義大矣哉誠言之準也已姚崇口箴云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爲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爲世所尊言不出口尅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欽之謹之可大可久欽之伊何三命而走謹之伊何三鍼其口勉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此皆足爲謹者之訓也因併錄之

時得復焉

朱以功曰對大衆慎言易對相知慎言難慎幾言易慎容言難能爲庸言於相知之間則密矣

又曰人因言生事最多欲省事須當省言

張公時微曰小人溺水君子溺於水猶可出也溺於口不可活也蟻孔潰河溜川傾山口亦猶之矣故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又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防其溺也

徐宗伯學謨言語箴有曰凡人言語應物始有虛室尸居儀秦杜口自言自語非病則酒夢死醉生亦孔之醜察言觀色今人獨否狂發如馳人莫之守發必當理賢聖爲友我非賢聖專勉於話多則數窮惟默可久世界本空誰爲某某虛室視之勿作談藪行廷無人良輔可咎

王文肅公與郝元洲給事書曰小人醜正洩憤不得之于地上則必欲得之于地下險哉世道眞可憂矣疢疢滿身投得一逋逃主使仰射天而俯畫地自謂氣節嗟乎嗟乎此不佞所以勸老姪爲腹不爲目爲舌

不爲齒蓋鎮萬物以無名之樸今時則當然也

又與趙定宇論德書曰兄行矣景星慶雲孰不快覩盛名之下其勢不可虛讓不可虛居在兄自不嫌以天下爲己任而天下以補天挾日立券責償于兄當此之時近者視遠者指君子愛小人畏譬之射也百矢注一鵠不得則爭古豪傑處此而功名無後患者自端明相公而下寥寥幾人兄之所知也大抵今日鈍君子可磨癡小人不能害天下而微小人方能害天下吾兄數年靜養當自知酌量于二者之間凡事遇發舒處慎毋忘霜降水落時什九在心什一在口則豪傑而聖賢矣天下無全人而君子尙亦欲有待而爲兄責之毋甚苛操之無甚急卽有意見不妨屏人苦心諭之去泰去甚可也又曰公等出處已自關世道區區一身亦何足爲重教中鑿談天下隱憂更深以愚見言三代而後世界決不能十分如意當路豪傑且隨緣作用儘力維持其利鈍則天也長安天上不知近日景色何如竊近聞禁庭意向政府止調赤心一片終不能與與金輦玉爭勝而滿朝諸君子貪見治平風利拽帆檣便且

一息千里此可賀亦可憂凡我輩十分如意側旁決有十二分不如意則官府堂陛之間能勢孤而色禁乎幸其機牙尙伏故執政得以措手萬一言輕而厭緒多而亂則難爲矣請以近事而譬有如天子一旦赫然震怒罪一人則在廷必曹起而爭明又罪一人則爭者加少又明日又罪一人則無復敢爭者矣夫此過舉一日甚一日而爭者乃一日反少一日強弩之末孰若且藏精蓄銳重發堅持之爲吃緊也故凡執政欲養士大夫之氣士大夫又欲養執政之體吾兄今日官雖未高隱然已有公輔之望不肖萬里空谷更無他言惟順船不可使滿論人論事且急且寬常留有餘不盡之意以待權柄入手盡爲所欲爲耳又曰凡論人毋太高道己毋太露而度不可守勿發語度正快意且忍住萬里相告惟此而已

馮公琦曰凡士大夫私語與衆語異衆語多平私語多刻事在是非間則直從其非過在輕重間則直從其重積獨而成衆積私而成公積一時而成萬世當吾世而不見白後誰能白之者蔡襄之疏未必有也微

大臣力救則其禍不可測萬一時異世改形跡故在一夫開說百口難分得無爲子孫憂乎

往行

胡若思儼凡是非利害必審度以求至當惟恐遺患於人羣論中有不合卽引退不與辨

宋公廉善諫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

利瑪竇曰阮瑣伯氏上古明士不幸本國被伐身爲俘虜鬻于藏德氏時之聞人先達也其門下弟子以千計一日設席宴其高弟命阮瑣伯治具問何器曰惟覓最佳物阮瑣伯唯而去之屠家市舌數十枚烹治之客坐阮瑣伯行炙則每客下舌一器客喜而私念是必師以狀傳教者蘊有微旨也次後每般異治而充席無非舌耳客異之主漸怒叱之曰癡僕乃爾辱主市無他般乎對曰主命耳藏德滋怒曰我命汝市最佳物誰命汝特市舌耶阮瑣伯曰鄙僕之意以爲莫佳於舌也主曰狂

人舌何佳之有曰今日幸得高士在席可爲判此天下物佳于舌乎百家高論無舌孰論之聖賢達道無舌何以傳之何以振天地性理造化之妙無舌孰究之不論奧微難通以舌可講而釋之矣無舌商賈不得交易有無官吏不得獄訟辨黑白舌以友相友男女合配以舌神機成音敎國以舌說而和大匠聚而營宮室立城郭皆舌之功也讚聖賢誦謝上帝重恩造化大德孰非舌乎無非舌之言助茲世界無美矣是故鄙僕市之以稱嘉會矣客聞此理辨則躍然喜請贊之因辭去厥明日共詣師對語昨事以謂非僕所及意師之豫示之也師曰否否僕近慧欲見其聰穎耳衆猶未信師曰若爾請復之隨命阮瑯伯曰速之市市殺宴昨客不須佳物惟須最醜者第得鮮足矣阮瑯伯唯唯去則如昨舌耳畢無他轂也席設數下僕特特見舌視昨無異客益異之主忿怒大罵之問曰舌既佳嗜命汝市不佳者何弗若我而爲欲辱我乎對曰僕敢冒主乎鄙意舌乃最醜物耳主曰舌佳矣何爲醜乎曰解鄙見請諸客加思而審之天下何物醜乎市乎諸家衆流無舌孰亂世俗乎逆

卷之十五

正道邪言淫辭無舌何以普天下乎冒天荒誕妄論紛欺下民無舌執云之易知易從大道至理以利口可辨而毀之矣無舌商賈何得詐僞罔市細民何得虛誣誣訟而官不得別黑白乎以舌之謗譖故友相疎夫婦相離以舌之邪音導欲淫樂溺心友邦作讎而冢敗城壞國滅皆舌之愆也侮神誅上帝背恩遠大德孰非舌乎無此舌之流禍世世安樂矣是故鄙僕承命市醜物徧簡之惟見舌至不祥矣客累聞二義陳說既正音吐詳惟俱離席敬謝教

敬謹

前言

劉公基敬齋箴并序曰蒙古氏宗道之先出自山西而以儒世其家故名其燕居之室曰敬齋載世德也先正有言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敬也者其萬事之根本與故聖人之語君子惟曰修己以敬故禹湯以克敬而王桀紂以不敬而亡自天子至於庶人豈有異哉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且乃爾游衍敬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宗道勉乎克念作聖敬而已矣作敬齋箴其詞曰心敬則存而不敬則昏事敬則立而不敬則踣克臧自我否臧自我如之何以可維諡維專式莊弗僂藏之淵淵出之虔虔俾中不偏有握勿損既堅無瑕不顯或愆無息弗乾熟之者聖守之者賢故曰敬勝則吉怠勝則□敬而無失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事神治民舍是無術是用作箴以謹燕昵

方希古崇畏箴曰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睽嚴嚴父兄相率以聽小大祇肅靡敢驕橫於道爲順順足生和始若難能其美實多人各自賢縱自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大畏己有過聖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然終履憂畏汝今奚擇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陷于小人

薛文清公持敬箴曰一刻之謹心在理存一刻之怠心放理昏是知敬之一字乃持內之樞機養性之本根昔在伊洛道繼孔學開示羣迷敬爲要約其曰主一無適者欲人必專其念而不雜於多岐其曰整齊嚴

肅者欲人必極其莊而不失於怠情斯實內外交養之法持循之久自不容私其及門之士有曰惺惺法者蓋必有事焉而提撕於頃刻有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蓋中虛無物而必極其靜一偉哉晦翁統承二程小大之學一以爲宗慨彼前修年代云往豈無瑤琴寶匣絕響在末小子氣質愚頑七情內蠹百妄外干雖曰爲學徒侈華博究厥本眞久矣戕斲一日大覺前爲可羞蓋昧往訓放心靡收念彼寸膠黃流可碧顛末旣陳期守勿失

又敬吟曰人惟肖天地亦具天地性性無物不存存性惟一敬心敬體不偏情敬發必中頭敬形端直鼻敬氣肅靜目敬無邪視耳敬無妄聽身敬無妄動手敬容必恭足敬容必動瞬息存身早作敬以致用致用在天倫天倫敬斯定夫敬必先義婦敬必從令子敬孝必隆父敬恩必盛臣敬百職修君敬萬邦靖兄敬篤其愛弟敬謹其行朋友以敬交然諾必重應敬則倫理明不敬百行病仰惟古聖人一敬更相命堯欽帝之宗舜恭明兩並祇台念禹德日躋有湯聖文王安敬止武王勉敬勝

篤敬傳孔業敬德著周政敬爲羣聖樞大訓迭輝映下逮河洛儒紹統
開迷逕整肅嚴隄防主一謹操柄惺惺不昏昧收斂無餘剩用力在斯
須百體孰敢橫聖途漸可登聖言良可證一敬苟不存萬欲皆奔縱身
心墜卑污綱常成天正禽獸將同歸人類孰與共噫嘻敬怠間狂聖越
天阱法言述聖護匪曰小子佞

又曰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况大事乎

又曰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胡敬齋先生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竟體湛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
家便純整治家事是個活主人

何孟春曰聲莫聞山虎遊其間影莫映水蛟在其內君子立身於市朝
若之何而無畏

崔公銳曰端吾貌正吾言人斯敬之矣非敬人也吾自敬也怠吾貌易
吾言人斯慢之矣非慢人也吾自慢也昔蘇轍毀程子蘇頌止之曰吾
觀過其門者亡不肅也善占德矣

張公哀曰凡經筵進講衣冠帶履俱薰香退卽以別篋貯之示不敢褻也必齋戒必沐浴演習講章以祈

往行

洪武十三年驍騎指揮郭德成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鞵中佯醉脫鞵露金闌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闔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衆乃服

又嘗從容謂徐達曰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王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強沃以酒既醉覆以被舁臥邸正寢達醒大驚俯伏階下呼罪不已上益悅命有司爲治甲第表其坊爲大功曰令世世無忘爾功

胡毘陵尙書凡一新服成必入廟見君後始服以見客

夏公原吉字維哲湘陰人歷官尙書諡忠靖公年十三喪父學詩及春秋貧甚教里塾以資養選充縣學生以詩領鄉薦升國子生列入禁廡

書誥勅太祖幸書所見公字格方正特賜紗衣一襲復遣人察諸生所爲獨公端坐正書竟日不色情上心念之二十五年書滿有司奏當署部職上曰夏原吉端吉厚特實授戶部主事公嘗與蹇忠定同飲于所契家歸值雪過禁門有不欲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公曰君子不以冥冥情行公之盛德雖緣事納忠而其本則在此敬慎耳

楊文定公曰溥爲人謙謹小心篤于操履接吏卒亦不敢慢嘗曰士君子一言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負父母生身之恩

蹇忠定公義善書成祖手授金龍文箋命書外國詔偶一落字奏曰臣敬畏之深輒復有此上曰朕亦有之此紙難得姑註之耳對曰示信遠人豈以是惜復授以箋更書之

陳光世剛正介潔善飲嘗飲李襄城所襄城素重公客罷復留公再飲至酩酊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室中人伺公見拳握甚謹蓋恐失色於人也

況太守鍾爲禮部日仁宗賓天宣宗在南京當遣禮部官人迎駕衆皆

憚行呂尚書以公就命公挺然出口是固非我不可鋪馬馳七晝夜至南京駕發公紗帽直領鞵鞋步扶版轎行千餘里不辭其勞宣宗憐之勅令就騎每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宣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

王忠肅公翱一日入內府主事某從至左掖門附名主事書云吏部尚書王主事某人忠肅叱之云汝知敬我不知敬朝廷耶君前臣名汝不聞乎使書名而入立候東閣下主事在左順門旁與一舊識內監談笑自若公遙見之呼主事問曰曾讀論語鄉黨篇否主事以曾讀對公曰過位色勃如也如何說此地豈是爾嘻笑之所後生如此輕薄也蓋奉天門御榻在焉左順去奉天不遠故忠肅云然其敬慎如此忠肅之證可無愧矣

彭公時閒居無情容行則兩手常拱飲食不聞七筯聲尤不喜紛華終歲不一二宴會未嘗有樂音

李文達公賢登左輔受寵遇每以盈滿爲戒取小旻詩中語扁其堂曰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義雖位及三孤不蓄女侍爲學務實不爲空言

因自號沅齋

魯封君仕賢字廷祐景陵人魯公鐸之父也居常用禮自律以御製大誥實懷袖間遇族黨卽出諭之曰此國典也汝能尊此言則可免過否則陷於罪戾不獲爲良民矣亦常謂鐸曰汝爲臣能如某某則可如某某輩定爲深戒蓋其篤信謹畏如此

傅公瀚字白川清江人成化間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大宗伯謚文穆爲諭德校勘圖籍考較文藝應制賦詩皆極精當而其大端則講讀經史每夜必預具衣冠按講數十過務求義理明切音節鏘聳以動聖聽期有裨益

陳良謨年十四爲邑諸生時當護月令同蒞事諸生咸踴踞相諍笑公獨默跪不少跛倚令奇之曰是兒國器也後果成進士歷官參政

徐文貞公階旣以恭謹得上意卽貴重甚幸矣而其爲恭謹不衰上或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寐應制之文沓至促應有諸少年所難者未嘗踰頃刻期人以爲難公笑曰君天也父也吾敢違之毋論信州傲而僂

分宜愼而重夫分宜者特不善用重耳寧可廢愼也吾豈不知愧諸少年計以得上意此耳得上意而後可有爲於天下夫欲爲一己名不難難與上共天下者上果日益愛公又時時采外議公以是益重所論建裨益亡間

朱輔字廷瓚莊簡公之子襲封成國公諡恭僖嘉靖癸未舉進士公賓主宴恩榮釋褐之日鼎甲三人修故事謁公私第公豫爲具以俟屬有風霾詔百司修省狀元姚君謂公何設酒與樂公曰上未必知也姚君曰人臣之義固當不欺公奈何以欺後進耶曰吾姑試君君言誠是雖然吾願君他日無忘于茲言也遂進蔬食

諸少宰大綬嘗爲莊皇帝講官凡五歷寒暑每進講必先一夕齋戒積精凝思期以至誠悟主上而丰姿修偉步止雍肅吐音朗朗帝每竦意聽之所著經史講義凡涉理亂幾微必剴切詳盡言人所不敢言一日講尚書至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反覆開論諄諄以納忠鯁屏諛佞爲言帝爲肅然改容它日講論語至朝聞

道章同列難之公獨從容啓發不爲諱沮一日寺臣侍經緯者某忽癩發哮數豕視滿廷盡愕公講迪如故若不見聞及出大學士徐公李公相顧言曰諸君眞講官非大有養者曷至是

凌琯歙縣人萬曆五年提學貴州古心正氣近世鮮儷試事竣倦倦舉文行忠信四字爲啓迪學者翕然以山斗宗之每晨起必冠服禮先聖像後出視事雖寒煖不輟歷官陝西按察使卽蕭然解組歸

信誼

前言

薛敬軒曰凡與人言卽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其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服也意蓋如此

住行

王賢字希昭江陵人性公直尙義洪武初入太學與友王讓同舍讓以事往江南以故人所贈銀拾兩并已衣一篋托賢收之未幾賢除鹽城

尹攜之任讓回授泌陽令尋卒後十餘年賢致仕歸召讓子以所寄與之其子曰父素貧安有物寄乎沒時言未及此賢曰人無信不立如子却之後何面目見故人於地下耶遂強授之其子發封見父故衣乃泣而受之

正統間柳公華字彥輝以監察御史督捕閩浙二省事竣便道還吳汾湖陸坦富翁也來錢公行公從陸貨銀伍十兩爲入京貲未立券豈惟陸之家不知雖柳氏亦不知也惟公子柳仲益知之後公陞憲副卒于山東朝廷撫閩中舊事來錄公家公雖沒而一家悉械至京謫戍遼陽越數年赦還貧益甚紛積泣聚而土田產蘆以漸復之成化丁未距公卒時已四十餘年坦卒亦三十年矣仲益遂儉積銀及五十兩因具牲帛不遠百餘里往拜坦墓納金坦子坦家大驚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償他日何面目見兩翁於地下也陸遂受之噫此與包孝肅尹京時還金事相類寥寥四百年僅再見也

衛國華常熟人以子勳貴封中書舍人其父偉爲古田丞古田公在官洞獠叛上官悉古田丞才略檄往視古田公一意招撫官餉不足解橐裝又不足則貸諸富室買牛易米撫之諸獠帖服竟不用兵所活人無算未及論功卒收責者至蘇人謂公王事也且彼富室者猶汲井自解救其病而責水於我不仁可無償也公曰俾富室分功無乃大泯先君仁且孰徵先君廉竟鬻產償之

俞道生居長安時鄉人有官二司且死以朱提三千托君居間覲遷巡撫善地君知其疾不可爲也第領之其人未幾死君悉舉而歸其子封識宛然

夏謙老字道貞江陰人孝廉樹芳之父也其父容堂公喜揮霍蚤卒所遺積逋君傾橐不足償則鬻產悉償無纖毫負或尼之則嘆曰吾先子生前不輕然語乃寒盟令不瞑地下乎坐是驟貧徒四壁立閉門蕭然枵腹僵臥終不肯俛仰於人

吳僧墳大章鄉人有褚守行者常以金銀若干寄其所後守行坐事家

破身亡厥子成永年墳遂不遠數千里負其物抵成所付之

陳司獄繼源爲小吏上計都門時同邑有孫胥者從事京兆府中爲主庫日盜金錢事覺見繼源泣曰吾命在旦夕若能救我乎指其舍壁曰此中皆金錢以此救我未幾入詔獄繼源盡其金以救孫胥得問遣出獄不死矣而繼源貧甚不自爲德也

雅量

前言

薛文清公曰譏譏所爭者其細事耳令人厭之

崔公銑曰或人之譏言甚厲子曰是禮何其和微生之譏言甚暴子曰疾固何其直達巷之稱言甚陋子曰執御何其平陽貨之嘲言甚傲子曰將仕何其舒後人一戾於時喋喋乎恐己志之不自何其淺

往行

胡惟庸爲左丞相險而貪以徐公達元勳貴重欲內好達惡之反賂達聞者福壽使爲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時爲上言惟庸不

可過委過委必敗後惟庸反帝以是益重達

楊文貞有鄉人貢入胄監需選久不授官懇公開仕路公不允遂還因作詩寄公云三十年前做秀才秀才起送秀才回不如歸去生兒子保作賢良方正來蓋公緣是科致顯云公亦不較

年尙書富不由科甲不喜進士一日越常規於考滿主事三人各考論一道稍劣者輒叱曰爾進士爲此文耶詬罵不已至屢有撻辱而遇監生則每溫言改容道之因念楊文貞公布衣校職官至帝師且擅當時文柄而其於進士科第稱艷夸道蓋拳拳然世傳其詩文可考也信乎人之材量器識不能同如此

陳恭僖鑑爲人忠恕有容正統初年自外台擢副都御史久鎮陝西民戴之時王文爲按察使公知其廉舉以自代公與王相繼擢左都王擢在後反欲位公上關中之鎮王次當往反欲擠公行朝廷以二人皆名臣制下使一年一代因爲定規王后遇公卽有忿然不樂之意凡台官之巡蘇者必私命其伺察公家人子弟所爲凡可以害公者無所不至

公一無所較

正統十四年朝廷有北虜之患東南諸郡調發頗多周文襄公忱爲巡撫奏以缺官署用凡門下之人皆得薦舉有越人邵昕先爲長洲縣丞遂起爲崑山令故縣有雙尹三丞四簿之濫縣民王廷佩候文襄至大書于迎海澤壁曰崑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勝兩大夫巡撫相公閑暇處思量心裏忸怩無文襄見之略無怒色邵不久而罷

白圭字□□南宮人正統壬戌進士初除監察御史歷官兵部尙書謚恭敏天順元年嘗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人有憤中貴嚴酷使刺之者誤入圭所擒之刺者驚曰乃我公也卽自刎不入仆於地圭呼燭持視略無怒意善遣之

吳方伯昂旣致仕歸不復從章縫游混迹農漁意甚適人或狎之亦不較一日駕舴艋入郡城會中雨措大南行觸其舟雨措大怒邀公葺蓋公素貌寢又眇其一目布衣氍帽局促舟中舟中又無繁華供具逆揣其爲農莊人欲道辱之公曰二少年秀士耶老農何敢悞觸舟不足辱

藉令舟壞當代爲葺但老農囊無錢能攜至西門湯別駕家當貸以供費如其言往湯別駕一見訝曰呀公玄遁久矣何以至此因顧兩生曰此海鹽吳老先生君知之乎兩生微有慚色坐定公具以告別駕曰泛舟於河兩相觸卽兩不能懼也偏責公不可如公先達渠又寧敢責乎公曰兩君子初不勝悲幸寬之至此又敢祈宥請以白金二錢爲榜人油麻之費於是兩生懌然汗下惶遽告退公愈益恭必欲致其金而去明日兩生扶望謝過不已公慰遣之

王司寇時中爲刑部日馮御史思疏列輔臣六曹長貳過爲軒輊上大震怒令械繫詔獄疏中謂時中爲具臣時中笑曰具臣亦不易得嫉之者欲坐上言大臣德政律時中言御史糾舉職也何罪卒處以不死而時中遂落職人服時中雅量云

秦定王惟焯昭王庶弟一子正德四年襲封王有玉綵鉤素佩而珍愛者侍從誤墜地而毀衆侍驚怖王曰數也竟不改容亦不言侍從之過高察使叔嗣嘗爲山西參政有同僚論事與子業忤疑子業中傷一日

集議僚屬聲曰某與某有怨子業笑不答其人復厲聲曰某與某有怨子業復笑不答僚有傍解者曰予聞高君時時稱君之長也僚乃釋然秦宗伯鳴雷旣致政歸嘗肩輿入市有塵扉礙車蓋者其人趣下之已而知爲公曰吾以爲他宦若秦尚書固可無下渠不我謹也

會稽泗橋陶公爲徽州守孔子所稱孟公綽不欲者其一二細事有新進士出差過郡入謁公府由甬道逕進旁觀者以爲訝公出次肅客如常儀已送出及月臺揖客東墀下從容言曰頃者鮑三峰老先生過辱亦從此客悚然意色殊沮而心不覺折服其德器渾融皆此類也

張達字時達太和人天順八年進士歷官工部侍郎性純樸不事表飾待人周密有禮平生罔有失色者居官勤慎守法鮮玷缺可議晚年言官有論其禮義麓率者達方對客聞之笑曰我固麓率人言者之論諒哉其性度渾厚類如此

黃簡肅公珂任龍陽令有郡推溫某來縣編審置郵夫馬先是已籍定貧富遠近酌量攸當溫信吏胥必欲再審勾攝騷然公曰民籍已定勾

攝恐益滋弊盡已諸溫以爲抗翩然去白其守守令公謝公不從適監
司至溫時理捕事有告其誣執平民爲盜者監司欲窮治之忽以問公
推官何如人公曰此人素質實無他意者下人爲之耳監司以爲然乃
命公理其事竟白推官人服公之度量

不校

前言

往行

曹定菴先生華亭富林人初名節惡其類於漢常侍也遂以字行名時
中舉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家難歸廬墓三年所居
山麓產有瑞芝時皆以爲孝感服除補浙江累官副使與當事者議相
左卽拂衣歸年甫逾六十人詰其故答曰吾有採蓴舟不能忘爾抵家
閉戶掃軌甘貧自守鄰有悍生怒先生魁岸以堊書先生名於牛後向
其僮而肆詈欲以激先生也僮歸以告先生徐曰是人詈我而若述之
是重詈我也速往謝彼無勞君齒頰吾僕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

卷之十五

欲逞志乃已先生每日小暇則幅巾倚杖獨立門屏生於是修尺一若爲候者而中則痛詆極毀伺先生出時令人直入跽上先生下手曰若休矣吾僮來旣而從者至命取火燔之曰知若主於我無慰好言也老年不能答聊自解耳生愧而止

郭子法字守道朝邑人自號爲西河散人有詈守道於市者若罔聞知人或爲之怒曰郭守道何有於豎子耶顧爲之辱於市守道曰人之所爭者勝也彼詈吾吾固勝矣今夫人於羣衆之中曰某德之表也則將欣然而悅之矣某德之棄也則將忿然而怒之矣彼無故而詈吾於市彼德之亡衆所耳目也彼固自詈而頌吾德矣焉用較

趙元銘字廷時號白雲嘗被彊暴侵辱不介意間行海濱遇醉人欲擠之水旁觀者不平欲撻之先生顧笑曰此人變常矣不宜與較至夜其人嘔血死婦江氏先卒墓上植松數被惡隣伐之殆盡或語邑大夫欲繩以法以詩謝曰千載白雲長自在十年之計等浮漚將嫁女買桴詢是良家子卽擇配嫁之其鄉居民有先世佃僕今以富強故相凌犯先

生退然不與之較先後郡大夫如袁公道丁公隆葉公費陳公相特加禮重嘆曰忍難忍事順不順人可爲羣鳥之鳳衆獸之麟矣袁公丁公皆躬拜其門袁公有詩曰茅屋山中老和雲日採薇縣官疆一見雲氣尙蒸衣黃文毅慎於許可居選部時嘗以書遺曰執事肥遯山林誦詩讀書凡所以修諸身刑諸家施諸鄉邦者無一不在規矩內方諸古人實爲無愧隣有君子久不能知近方得諸兒曹又何以知天下之賢也每稱諸縉紳故文正李公以扇書詩寄曰京國由來不計春採芝人遠夢應頻天門拾得青鸞尾寄與山齋掃白雲

梁司徒材嘗爲浙西按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何越同里人也公以前輩不爲過禮何疑其易己積不能平乃誣公十惡奏之銓曹察其非實量移雲南公居之恬然不以爲介曰御史言果當耶謹死無恨否則自有公論在矣

劉忠宣公大夏旣致政家居薄田僅足供衣食里隣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常有李某併兼其世產族人走書告公公書其尾曰昔詹尙書家亦

有是事詹報家人詩曰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我雖不及古人望爾輩弗爲詹氏子孫也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成化會試第一廷試第四改庶吉士歷官華蓋殿大學士謚文康公立朝四十年多自掩蔽無所誇其功故人不得知聞謗不辨謗言日積居之恬然施德於人不責報人賴公德以自庇覆反操戈向公公不較海內後進不面公徒聞謗公云云亦相附和毀公故世罕有知公者

伊伯熊字世舉號虛室上元人正德丁卯南京舉人歷官柳州府同知初遷深州知州富民滿存投刺請罪存嘗獲罪前守深人疑將爲前守復讎而前守適移書深人短長先生謝曰人之善惡旬日異狀能改過卽良也對衆焚其書深人始安

孫璽字朝信平湖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僉事初爲興化豪徐恩與其宗人交賄權貴猾賊邑中恩以白衣入粟補興化所千戶館所印而所中諸世千戶反悒悒出恩下不敢喘令丞左右亦多爲恩耳目者率常

持令丞陰事令丞欲圖恩懼不能制得反噬公始至恩繡胸背持刺上謁公拒却之然亦未遽誦言罪恩也而邑人亦無敢告言恩者乃稍稍以輕罪答其一二宗人以風指百姓百姓乃敢告恩最後得其謀殺道姑攫財事遂密擒恩獄中考按盡得恩與其宗人諸不法狀因繫殺恩而宗人坐死者數人邑中爲清公居興化四年陞揚州府同知徐豪家獨銜公不已伺公去卽持金數千走京師賂閹官張瑞斬反其獄且中公奏下巡鹽張御史正德時諸閹專而瑞尤有名所謂張瑞也御史顧望窮索公過失數月不得則令公與豪家同囚繫困辱之乃爲書抵御史其語深切挾摘御史隱曲御史得書大慚惡竟引疾去後代者至踰年其事乃白揚興化所屬郡也始御史之勘徐獄也以屬淮安守某盱眙令某咸受賂詭法巧詆公罪不至死不止至是兩人爲他御史所論公又往勘之罪不止罷官卒從減論後兩人愧謝公公絕口不道前事人益以爲長者

唐寬字栗夫號蒙山平定州人嘉靖壬辰進士初授永平府推官歷官

應天府尹嘉靖壬寅知懷慶府有鄉官掘城土造屋罪其家人橈其車牛百姓稱快因被毀於憲司稔知公之廉節竟莫之信也且以毀公之人語公後公與毀之者遇諸席公絕矢口不言禮貌如初毀公之人深自慚愧

王敬臣以厚德著聞其父陽湖嘗謁客歸途遇大家僕倚醉踞而罵與人辟之其人愈益詬罵直至廳事呼姓名撞擊戶扉諸蒼頭忿欲復之先生曰是人不逞異常當暴死若無庸輕六尺以與較婉言謝之其人歸不數日死里中服其早見

厚德

前言

葉子奇曰諺云寧人負我推而大之忠恕之事也毋我負人守而固之知命之事也寧我負人毋人負我者反是

于慎行曰江左袁氏自劉宋以來世爲忠臣如袁淑死節于元兇袁覲盡忠於子助袁昂矢節於齊朝袁憲竭誠於陳室世篤忠貞以濟其美

瑯琊王氏奕世台鼎而歷代佐命皆出其家如王弘佐宋王儉佐齊梁室之興侯景之篡王克王亮皆爲勸進之首是也唐時蘇州刺史袁誼耻與王氏爲伍嘗曰所貴名家者謂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姻求利祿者又烏足貴乎以此觀之閭閻之盛良由世德濟美爲人所宗不在衣冠文物之盛明矣

陳仲醇曰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有是天地了也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乞丐日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當面錯過耳

或問晦庵曰何如是命曰是性也凡性格不通不近人情者薄命之士也以此可見性之與命本通一而無二假如漢高祖寬仁大度與項羽婦人之仁其氣象自別英雄之士一見而窺其微豈必其成功哉今之人狠疾者必罹橫禍殘忍者必遭刑戮殆亦不近人情之驗耳又每于人事驗之性見書喜讀其命必利科目性善營生計其命必豐貨財作事忿戾者命多罹禍患所爲狠疾者命多罹死亡心慈者壽命長心刻

者壽命促性不好回世途必無蹇滯性能孝友子孫必且賢達此其事應常十而九可明驗也有不盡然或其修德以回天藏德以成福與而何可一例論也或云命有定命無定余謂命無定無不定前世修種深厚生爲公卿一定不易前世修種淺薄全在今生隨時厚積以壽福田曾見道書云人頭上各有七星行一善事則星光增耀行一不善事則星光隨暗果爾則吾身福德全在修種如前世有善果則福德可因而愈厚如無善果亦可藉以修種不待他生後世也不然德日削福自淺矣以此論命可謂不易之論

往行

劉少宗伯崧嘗爲職方郎改北平副使赴北平時始盡支職方俸廉易得白金九十兩封記託鄉人收貯及歸往取則其人已用之止餘封紙而已公亦不復問

楊公維禎有點奴負君金度無以償逼君書收券君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爲西隣所竊其僕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僞爲君券

文以冒受金緡或疑以爲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子所作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爲寬厚長者云

朱公善字備萬嘗謫遼陽放歸鄉里買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子鬻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閔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直

姚孝子甫家饒裕綾帛衣件以數百計一夕火發家資煨燼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掩之給以火可信人亦自信無存也甫不然明日按籍各還其主無一失客有過其肆少憩出遺一巨囊甫視之乃鈔也急追還弗及矣愈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懵不知所遺處亦無更求意甫出囊擲還封識宛然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城典史以事坐臺獄既釋乃死其內弟方姓者化其骸攜歸匿之給甫曰得錢事可解甫聞罄聚其所有不足復鬻畚田四十餘畝得白金若干兩併所聚物付方氏去旣而歸語甫曰貨行幸勿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殖頓黃山寺盍往取之衆知爲所給欲暴其罪甫曰第得兄骸歸塋

足矣置勿問

周太守濟爲御史以母喪還家躬修塋或見艮方多磚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卽掩之因增土數尺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吾宅問其名乖崖也旣覺悟曰乖崖乃張詠之號已而考之實塋其地朱詢字宗信建陽人一日舟行泊漳灘下有后舟遭溺亟令救之其人行李漂盡詢取舟中衣食畀之又助以資斧當時未詰其名姓后始知爲于愍肅公也會議聖賢之後宜立博士主祀者愍肅聞詢劄下建陽詢曰建安當長余不敢越次以濫廕人多其能讓

曹義字子宜句容人永樂九年中應天鄉試選入翰林讀書登永樂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吏部尙書公篤於友誼編修邢譽卒而家甚貧哭之甚哀且買棺殮之并賻以白金其子鴻臚序班純聘而未娶復助首飾衣服以成之吳人沈義係內親家日衰薄有女四各爲具粧奩嫁之其隣有竊其屋後木植者家人踪跡知之且詬且索乃止之曰彼乏用故取之勿再言也其仁厚不校數如此

黃嶽字教叔莆田人宣德中貢士爲仙遊訓導知縣王彝以白金二百兩寄先生所雖愛妾莫之知也彝病死先生呼其子來授之人服先生之義嘗爲廣元訓導入蜀時與僉事董公應軫同時濟江董公船覆呼近岸諸小舟莫肯前先生曰是欲得財耳乃盡取囊中金分授之衆乃亂流而渡董公獲免人服先生之仁且知處事之變

鄭寧字志道號靜齋祥符人正統壬戌進士歷官僉都御史爲刑部郎中聞外艱還汴有邏卒獲鄰人爲盜者賊咸曰此鄭郎中家物歸之公不受曰物有相似毋相誣也

山陰高宗浙字叔胥讀書好禮積而能散嘗捐山地十畝爲一阡給耨以葬貧者里有衣冠之裔盜其牛或以其人告輒諱而應之不忍汚其先世正統庚申歲大飢糴旁郡米七百斛賑給鄉人全活甚衆明年飢又出私廩助公貸後二十年又飢亦如之時同邑吳淵周端並出粟千石助賑有司上其事奉詔遣行人廖恂賈勅旌之三氏子孫至今繁衍昌大爲山陰世家

會稽陶氏簪纓相繼爲望族其始著曰陶諧嘉靖初贈兵部尙書諡莊敏者也諧四世祖曰仕成者當正統時以富民供大璫阮某其後阮倉卒被命入意不測密召成以私積六十金托之成持金歸投井中居數年阮竟死成出井金走白守吳某守曰金無知者爾今盍取諸成固謝會歲飢悉散以賑鄉人以是稱陶長者後數十年卒有莊敏至今彌熾彌昌人以爲皆成所種云

王家宰俱嘗購得楊氏別業有世墓慰令勿徙缺其垣俾歲時往祀焉謝封君某故大學士遷之祖友人俞漢遠客死爲棺斂歸其喪嘗買一幼女旣而知爲宦家子子育之比長爲嫁良族

秦封君某字某無錫人秦公夔之父也有貨白金百兩者覆舟而失之歸則號泣將身縊公亟慰之曰癡男子得不塋魚腹中足矣尙惜囊中物耶遂還其券其人感泣曰活我者秦公也

魏文靖公驥以博士起家累官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考察京官時官舍止攜一蒼頭歷年所積俸貲攜之不可歸之無人乃召同鄉同年子

官刑曹郎者付之其人請封鑰公拂然曰後生輩何待前輩薄乎其人不敢復言時曹郎有子婿從官舍如其輕重教識爲僞銀而盡盜其真者比公南都竣事歸出俸銀令銀工碎之則僞也公意部司之弊嘆曰近來官員無良一至是乎乃又出柴薪銀猶夫僞也銀工私於蒼頭曰昔有某官舍一人嘗爲此物出自予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公戒之曰慎無洩彼將不安矣寧亡金可使失權乎已而刑曹郎陞辰州知府請教於公公曰君練事體又精刑名何郡之足爲第須嚴勅舍中雖至親不可忘防檢也刑曹郎恆念其語不置已舍中人稍稍露其事後曹郎以辰州入覲乃攜其俸入盡數以償公駭曰君誤矣奈何以不明之跡加人不逮乎予銀具在未有以僞易者迄公未貴顯時讀書山寺中見一毒蛇方化驚惡而避之俄有一魚者捕之公值市恐傷人追買棄之貨僧錢以償

李彬宣慰司人性慈煦急人難如飢渴尤精于醫景泰初郡中大疫彬日煮藥數斛貯以大壺令子弟分攜赴閭陌療之全活者衆時稱爲陰

陽先生后以壽終

韓肅字世恭洪洞人韓公文之父也嘗爲醫學訓科每教子孫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大易之言也吾平生無厚積以貽汝輩竊幸存此耳故見鄉里婚喪不舉輒以所有濟之嘗有僮兒夜入室爲家人所獲咸欲送官公識其爲前顧役者念其母老而貧遂命釋之終身不以告人其人感公之恩恆祝天曰願公子孫世世貴顯

畢文德淮安人進士畢玉之父也景泰辛未淮人疫君延醫儲藥於圓明寺遠者醫往近者就焉多賴以全活成化元年淮大侵民多鬻子女君見輒阻而賑之爲立約收養其子女俟歲豐還之如約人尤德之顧公清之父名顯有姑之夫贅於家視其二子不異同氣共案而食者五十年後欲分所有且自名便利如其欲予之鄰人侵所居地見而不問家人以爲嫌曰爾曹第努力彼能侵之其子孫未必能也已而果然配沈氏早卒公年僅踰三十旁無媵侍或諷令繼娶曰吾既有二子矣若娶而不愛徒傷吾心躬自撫鞠終身不再娶

鍾封君鐸字文振東莞人故太史鍾公勛之父也勛既貴君益謙慎自視與韋布無異且戒其族姓曰魚鹽之利小民所恃爲命者慎勿奪之鄰邑有荒地數百畝可渠而爲田君集衆力圖之垂成而爭者至君遽以讓之其人償半直君悉分于衆一無所取至於卹孤急難恆汲汲若弗及然故鄉人皆以長者稱之

羅念菴先生之先世有名慶同者號善庵常以市藥爲濟人之困無親戚貧富以病請藥必與善品卽負券不償輒焚棄不問嘗大雪夜半聞叩戶聲亟起問之則境外儒生爲母市藥者也延入坐而嘆曰夜市藥者多矣要皆急其妻與子未有爲母者也子其孝者與因勞其良苦飲食之儒生出金釧質藥問之曰而母命之乎曰病固不知也慶同曰而母病間聞市藥問所質云去金釧心當悲念是益其病也亟持去手授良藥復遣人衛行歲且暮儒生券未酬僮奴持之曰券直若干奈何慶同笑曰汝爲吾惜金耶投之火竟不問明年春有騎從帷車來者問之則負券儒生母子也其母手持金布拜曰微翁不得至今日翁兒女視

我我無以報病起手織此布爲壽是以後期願翁世子孫綿綿繼繼如此布矣慶同受而復遺贈之其善行類若此曾孫循官山東副使是生文恭公洪先舉嘉靖己丑廷試一甲第一名

黃簡肅公珂與人處傾蓋卽如故舊至遇負氣好勝則斂退不校待鄉人有禮常曰人貴知足倏忽百年同歸於盡何必事事求如意也談論終日聽者不倦同官有行部于外者每告之曰吾儕爲此官不可作意去人官爵以立己名得罪于法者不可容於我有忤者不必計也

魯封君仕賢魯公鐸之父也常有盜被獲以窮伏罪君惻然曰是爲飢寒所迫一寘之法其族且不齒將胥而爲盜矣因慰遣之盜後改行爲善感之終身

王冢宰華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以大醉去遺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耶爲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錠爲謝却不受

管垸字德潤寧夏人故給事中律之父生而敦懿寡言笑然獨勉人爲善若見義事或懿行必曲獎其成若見人良子弟必勸其父兄使之學曰甚無大處兒子輩若見名士大過人必謂人良子弟曰茲豈天下降耶又好賙貧拯急若見棄業惰生者之匱乏雖升粟尺布又不假曰垸不能耗財以濟惡友人赴舉者貧而裹足乃卸其室簪珥易金爲贍友人既舉則終身不言子姓私問焉亦使杜口

沈封君元瑞實行篤修鄉人重之嘗見破瓶於屠氏之門則跪拾取之太宰襄惠公嘲之曰瓶破矣何僕僕爲對曰爲行者慮耳太宰曰然則急投之河中曰將無觸舟乎卒攜去屏處棄之

鄭洞雲張翁甬川文定公名邦奇之父也公爲學憲時其廳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乃其叔之居也適叔有宿逋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措焉告于翁翁問價幾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潛然淚下公訝問故嘆曰嘻吾想至日折彼屋以豎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又

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將若之何公曰第并其價不取可也翁乃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吁翁之孝友仁慈載諸傳誌允哉淳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勳名道德卓然爲一代純臣也豈偶然哉此聞屠行墟公所言

太倉州吏顧某凡迎送官府主城外賣餅江某家往來如烟後餅家被仇族盜攀染下獄顧集衆訴其冤得釋江有女年十七矣卜日送至顧所曰感公活命之恩窮無以報願將弱息爲公箕箒妾願留之月餘使妾具禮送歸父母詢之女獨處一室顧未嘗近也父又攜女往顧復却還後餅家益窘鬻女于商又數年顧考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侍郎他適顧偶坐前堂檻上聞夫人出趨避夫人見而召之旋跪庭中不敢仰視夫人曰起起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識我否顧莫知所以乃謂曰身卽賣餅兒也賴某商以女畜之嫁充相公少房尋繼正室秋毫皆君所致也第恨無由報德今天幸相逢當與相公言侍郎歸夫人乃備陳首末侍郎嘆曰此仁人也盍揚之以彰其德于是竟上其事孝宗

稱嘆不已命着令該部查何部缺官遂除禮部主事

劉鳳儀字天瑞襄垣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刑部郎故編修龍之父也少孤能舉櫬歸塋結茅墓莊課耕養母以孝敬稱撫庶弟鳳鳴以授經儀每游宦必攜以自隨如所生委以家務踰二十年求去恣所欲取仍割田廬畀之叔母陳寡而無子母事之且爲置後嫺黨昏莖亦視力爲周卹有族屬來省疾操白金佐醫藥費君泣曰吾宗多貧安取是是益吾疾也竟弗納內弟有遺女失所會妻李氏女沒俾繼之曰猶吾女也其篤恩義類如此

徐公昂字文舉江都人弘治丙辰進士正德中以疏劾閹瑾奪官嘉靖初卹錄舊臣起昂爲廣東右參議昂初無子就王生相生曰君今年登第但不宜子後在西安途中買一妾詢之乃良家子卽焚券爲擇配偶焉秩滿還京師相者迎謂曰君相頓異其似有陰德有子矣後數歲果有五子

金達字達卿號望山江寧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副使爲陽信令前令

負官物妻子久繫幾瘐死君爲償之復厚贈遣之

永嘉何淮勤儉起家而好施與弘治戊午歲大飢出穀數百石貸鄉人已而悉焚其券及掌鄉賦復值敘通都米鹽皆爲代輸時疫繼作則倩人施藥全活甚衆置義塚施棺槨凡可以利人者孳孳焉行之不怠守巡邵守嘉其行誼咸褒禮之以壽考終曾孫懋官今爲兵部武選郎予在東甌王九嶽爲言方嚴之先稱長者善行甚夥今采永嘉縣志而錄之

王允升字巽甫定安人父僖好義樂施有隱德允升重甚寡言笑不治家人產嘗被盜有司追還百餘金允升以非原物不受人稱其介后應貢授訓導至留都卒及子私誨貴顯或謂奕世厚德之報

王大京兆震有厚德嘗有京師鄭人張得才爲部從事病死妻子貧不能歸公聞之愴然捐金助其喪還後其子寅仲鄉舉來謝言其父喪前至金陵欲寄其鄉人舟鄉人負約遂寄他舟經小孤山鄉人之舟覆過吉水欲寄寓山寺僧固拒不納經夕而寺焚以公之施惠孤喪與神明

符也

戴大中丞鑒家居日有庠友趙宣者家貧不能葬親以所卜南郊壽城界之又有范瓚者以所居室質錢于公而期滿當徙公慰之曰吾寧不得室必不使汝老而無歸也

霍任字尹先南海人少同兄韜讀書僧舍衣冠相對卽暑夜不違入服其端莊父母沒哀毀成瘡齋素三年廬墓西樵服闋因移家墓下兄方歷顯要秉銓衡而任托跡谿谷間不與世事然赴人之急甚於其私有受誣殺人者未嘗識面聞其冤輒爲雪釋其人致百金謝揮而不受歲侵令家人減食以賑見債負苦累或代償焉有兩田更闢乙不勝毀甲先隴釋憾甲將訟于官任諭之不聽乃具撫醢往拜其隴躬釋之甲驚曰吾世田更何以當此遂不復訟

龔世美嘉定人以大父弘任入太學爲人樸厚長者諸父兄弟習其弗忍也歲負國課當催科時故囚服蒙械以見世美輒悲恚不自勝立爲償之明歲復然卒不意其詐或陰縱火于旁舍陽爲救火羣入攫其中

藏亦終不恨也未仕卒

孫僉憲璽在雲南日有大理府經歷以鄉人故潛置蒼石文書篋中假公移投入公亦潛還之不發其事

蕭中字存中龍泉人故僉都御史啓之父以啓貴贈僉都御史丁亥歲臨喪傍郡執役之人伐木歸自潮湘者既飲食不時疲于道路加以隆暑鬱蒸病者死者扶踣相望居人皆以爲疫癘染人閉戶無敢出現存中獨曰是有命疫癘安能染人乃大出湯藥分遣所親多方救濟役夫賴以全活者甚衆

翟公鑒自祖父來素不殺生逮及公奉行惟謹每燕會令易之於市嘗切戒諸子無違也諸城縣有祖塋一區本省藩臬每欲崇飾屋垣規恢基址公累遺書固止之曰吾身居顯位未能福我鄉人而重以此累之非所以光慰祖宗也其仁厚類此

劉公采以南京戶部尙書致仕去後代者入居其邸舍親其肩竊繕房整飾如新益嗟嘆公德云

趙司寇錦撫貴州日過江右見分宜葉厝道旁愀然不能去言于監司爲守護焉江陵之籍也公上言肅皇帝籍嵩時株連無辜以足其數至今江西未蘇今日之事必類如此願陛下曲貸一家毋流毒三楚時上怒方甚而公持議益懇事以故少寬嗟乎死生之際平生稱厚善者猶將下石爲名高而公於二相若忘其睚眦之舊豈不難哉

張封君某號望山平湖人故方伯大忠之父也以貲雄里中方伯未第時里中猾構戚屬之無賴者挾詐以間扼之公乃市牛酒交歡以異辭解門下客怒曰公孱人也彼渠能奈郎君何吾請爲公狙擊之公笑曰彼幸聽吾解大喜卽不爾吾亦不藉汝夫隋珠者而忍鵲抵也後二人皆寔困公益厚遇之益愧而感嘗視其季父燕中而邑人馬氏子以負大司農賦繫獄廬公不忍其因爲貸二百金上之官得脫歸而貸者踵至馬氏子逃之他邑公不忍跡也又爲之償其息家驟中倭警而有金鎗者其先故大父時交方城君乃筭金帛數百千萬之倭退返棄則枵然空矣或謂法當聞之官公曰聞之官則成彼盜矣吾不忍辱吾大父

交也

石封君魁字國士東明人大司馬星之父也嘗補邑掾諸邑掾舞文以利相高又相傾也翁少之嘆曰近法失人近情失身吾茲有以衷之哉顧書天理二字掌間有所不得意則時時俛視掌而邑故有牘紙賦直爲百金而領是役者率十倍償之家比破翁言於令曰奈何爲姦胥囊計悉裁之有法未至死者而吏據成案持不下陰喝曰不與百金吾能死爾翁聞微以風令悟促其獄出之其人暮夜袖金以報翁翁嘆曰誰爲若德者非我也不可示之掌而走

王守愚蘇州人太學生王穉登之父也嘗買宅徙舍旣入而前舍人留一病奴欲以嘗公公爲具枕席善飲食之曰幸安此毋急去也奴病已泣謝曰吾主乃非人哉欲死我以略長者久之奴卒與他隣鬪以死他鄰坐破產里人乃以公爲先見云

楊忠愍公爲諸生時讀書邑寺寺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已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爲治湯藥者乃吾死僧矣則爲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餌僧以

次愈而兄病疫亦作報至公于是奔歸日夜不解衣而扶持亦愈時人異之爲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視楊子

楊少司徒宗儒嘗撫治鄖陽故有鄖陽通判子寇韋者山東人流離公治貧不能歸公爲之備禮納婦遂成室家其後韋中湖省高第實公成之也

顧封君汝玉字稚圭號栗如常州人嘗爲博士弟子以子其志貴封工部員外郎其父半野翁嘗有怨于里豪豪鬪之中以法公上書白冤狀請以身代乃解而豪不勝恚則陰使羣盜劫翁室廬爲燼未幾盜以他事捕繫翁欲往證之公因請勿證也證且買禍乃止豪亦懼計滅盜口事而釋人服公智豪復移恨於公使人狙伺公卒而投諸水公踉蹌出幾不救亦不校有孽弟少妹壯爲之婚笄爲之嫁戚使得所弟求析箸推與其半其半盡又割與之弟猶不逞公廉其母與其妻俾其身不乏供而後弟有愧色也曰吾乃非人而欲攘臂薛包乎嘗以盜胠篋并失他人質物悉籍償之曰盜寔憎我毋波及他人先墓殯金涇湖湖之人

稍足自給公盡捐之里中受沒者以佐其費宗黨姻戚待以舉火者凡數十家時時折券棄責至空橐不顧也公嘗言士局處一鄉施德僅僅耳不足以訓俗善世乃博採經傳格言及稗官野史所記禍福徵應之說彙以成書曰樹德錄曰勤戒編海內爭傳誦之瞿然顧化

陸封君胥峰有友人朱民準死徙其子自近而命司寇推田舍殖之毛壽官者死貧不能具棺斂悉爲料理且治塋華山人者寧海人也遇於武林契合穀之終身不倦王父程鄉公卒於常山逆旅主人與有勞焉公時甫髫髻父又不在也見主人之子若孫必饋卹之歲歲恆若新公乃曰可以及疎矣所有施予多不問其主名嘗舟行過漢塘或言有五棺暴于路者卽損篋而歸諸土歲生辰合諸老人八十以上者宴而出錢帛勞遺之以爲恆

陳公王政字純甫崑山人故督學陳公允升父也常買宅而聞其家有將就蓐者戒勿遷曰須其乳可也乳一月矣曰婦人新免身與兒新免者皆不可風再閱月而後使遷所度塋旁有錢氏者塋久矣一旦舉以

求售公曰吾必闢吾壑而尸人之親耶若誠貧也吾與若直而完若墓且封樹之僉事之友方生死同年高生亦死其親皆老無所歸公買空宅一區授館而築之粟焉

馮子履爲諸生試臨淄歸夜雪有候生者墜谷中公扶之出乘以己乘徒步掖而歸得無死長安賣珠媼因醉遺珠而忘其處處欲自刃公使趨召媼媼至則以珠與之大同舍人陪公所愛善馬日行數百里者秦州吏碎公玉環皆貰不問

李棠字某崑山人今大中丞同芳之父少貧爲里中弟子師弟子雖日益進然其餽不過修脯束帛以其訾畫什一小具家而遽好仁義急施予既習醫則多施藥以活貧者歲飢道遇殍未及殊扶而返之舍食之肥而聽其去不復問如是至再問之曰吾自行吾不忍耳不以爲彼德也一日自吳門歸同舟之旅竊其橐金去或曰是可跡也翁謂人固未易跡藉令跡得之彼何以具面目天地哉族有爭墓壙者中翁父子以法尋白會其人得暴疾死子亦死翁遺其孫金俾塋壙地傍而築室以

居曰如是而死者可瞑也故爲隣惡少年所睥睨每雨輒更版築而侵焉翁弗之校其後伺翁避島寇入城盡掠其藏而火之事發翁亦弗肯窮治

馬公琴字廷宣內江人嘉靖丙戌進士寧波太守公平生於人厚施薄取去來如遺有村翁盲疾且貧者以子女二人來鬻公旣酬其直曰子并食若歲久盲者告還公并以子女還之

潘僉憲鏗初令滑前令擅移官帑銀數千兩籍亂不可稽君曰殆哉殞身非予其誰掩此乃檢括規畫俾充其數竟不令前令知也及遷廣東按察司僉事持法平恕人不以爲冤有縣丞楊某者以貪見黜辭去泣下不已太守李公嘆曰焉有奪人官乃感泣者哉吾不知潘公何以致此

毘陵錢長者貲甲郡中行善乏嗣里有喻老爲勢家假官威索逋械繫連歲妻女凍餒求假于翁翁不計券如數給與得解老挈妻女踵謝翁婦見女有殊色欲爲翁娶爲生子計老挈妻子皆喜翁曰乘人之危不

仁本意作善復難愛欲其間不智急還之是夕婦夢神語曰汝夫陰隲隆重當錫爾貴子踰年果生子名天錫十八鄉會連捷至今鄉人稱之楊封君時進字從之號楚泉武昌人以子芳貴封兵部右侍郎莊僕嘗與人鬪殺其屬以誣鬪者其人窘自歸持金餉翁翁念以爲峻拒之則激而生他端不竄即死耳乃陽受金而陰使踪跡驗問具得其實則答僕而召鬪者還其金其人感泣固請翁竟麾之去曰無傷吾廉

吳封君滔字巨卿號少行長洲人以子之佳貴贈知縣生平儻好施雖貧不懈嘗徵租田家已受粟數斛顧視一兒裸覆葉中以不能絮故公惻然竟捐粟予之有邏卒夜縛一僮公值之塗問狀竊止一衫將因之斃一人好爲祈免不可則以錐贖之僮感泣去亦不告以姓名

陳封君穎字伯敏號逸庵河南孟津人官洛川知縣故大中丞惟芝之父也居平取予嚴一介而族有更徭祠廟有興作常捐貲助之無愠惜所市器物常取窳者或怪之公曰夫夫獲息幾何而鉤取其良令滯不售吾弗忍也

王之十字吉甫號少庵鄒平人戊辰進士歷官河間知府里居門外貿肆有扶扃而覺者實無所得也公愀然曰彼貧耳倉卒妄意室中操空質而對吏使終身不比于人吾不忍也亟命釋之先大夫言氏之裔貧而貨其墓石止之不聽給其值而存之曰此非君家所有不得他鬻其惠愛皆類此

沈公周以厚德著聞隣人有失物者而誤認先生家物輒推而與之曰是公物耶其人既得物而來還輒笑而納之非公物耶嘗以重直購古書一部陳之齋閣一日客至見而諦視之問書所從得先生曰客人何問也客曰公幸無託書吾書也失之久矣不意乃今見之倘得其人我將質焉先生曰有驗乎曰某卷某葉某嘗書記某事或者猶存乎先生發而視之其信卽舉而歸之終不言售者姓名亦不嗾呵售者

劉紳字一縉崇陽人大中丞劉公景昭之父也既以中丞公貴每出騎一款段曰吾幸不乏筋骨而奈何駕人車微時嘗鬻病豕人償之如恆豕公曰豕實病歸其半直家人有拾遺斂者公聞其爲隣婦遺也袖還

之屬大飢穀石一金公爲減半而糴弗及者人予穀一斗又樂施予喜事環村而橋道郵舍宮寺有欲修葺者皆公任之

陳鑑咸寧人以貢爲錦州判官堂弟童子死于里中楔狗狗主來賂丐免告官君曰茲吾弟之不幸也吾又可因以取財乎不受亦不告官

周公導卽通政公或之姪也歷官僉事初鄉試中式歸至華陰乘傳驢以驛童隨之有婦人從後大呼追公公待之婦人曰我寡婦唯守此一兒今當渡渭我送過河公以途遠野空婦人同行不便子母又勞乃下驢負任徒步歸家人以其中式出迎于關外見公負行來以爲未中也皆回公至家良久父曰人皆妄言汝中公曰中矣父曰旣中如何步行公語之故父稱嘆後拜監察御史巡按雲南陞山西按察司僉事有惠政卒於官比發引士民哭奠五日始出城

金山指揮王子奇初未有子夫人劉氏欲以婢妾侍之爲子嗣計子奇不納后爲買一妾子奇自外至詢其父乃金千戶爲患難故鬻女子奇哀而還之不索其價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恤孤貸葬拯顛掩骼汲汲

卷之十五

厚德

六十四

如不及行海遇風賦詩曰我心如有愧天地肯相饒又曰料得老天知我久須臾雲露自然開既而果無事

錢憲副立生平有三不識與人坦直如不識世間有機穽事衣食淡菲室無姬媵篋無珍玩如不識世間有嗜好事緘默不道人過有及人惟薄者則閉目不應如不識世間有猥雜事

程太守廷策家食日嘗獲金橐遺旌陽道中則之賣漿家通夕飲慮失金者故托於酒人詰旦愈酣遽邀塗人分席不能飲提耳彊飲之舍人酒窮倚席以待頌之號泣者果亡金舉橐未發歸其人掉臂不顧

柱史四川方公父曰一田公有逸馬入公廐公言之官秣以待主逾年有男子云馬主也遇馬於閑毆牧僕奪馬去居數日而僕死男子大懼懷金求免公卻之男子愈益懼益百金叩首求納公款誠譬慰固卻之男子始信公謝去出而頌曰使公子孫世世顯貴也夫秣馬待主而男子毆奪馬負公多矣數日僕死我匪彼穽當之人命夫復何辭此誠死生危急之際也百金至重魄乃贖辜必無後虞人情所易動也公不加

怒而辭卻之夫仁者不乘人之危義者不利人之有公得不謂之仁且義耶

熊大輅字用商麻城人恆性直外若憤慨然中辨人或嘲之曰公茲焚焚如此卽他日服官臨民將奈何應曰吾能也人曰何能曰吾惟愛民如子耳已而以舉人授四川仁壽知縣四載以憂去復補榮縣九載凡所措注一如其言后乞休歸族人以逋負故鬻產於大輅蓋括俸金與之族人知其易與謾曰產直高宜增大輅曰吾囊竭矣遂以其田還之燔其券無所責年八十卒

孝豐吳封君南山公之父也諱玗行八其人謹愿畏法蓋長厚者也一日自在外歸過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乃極勒馬轉迂路三四里抵家語其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之必倉皇墜地非死則重傷矣今恣其所取損我能幾何哉卽是一端其仁厚類可想見乃今子姓蕃衍簪纓赫奕固知其自來矣

須讓字惟厚嘉定人篤於友愛處骨肉務以含忍相化終身不言析箸

事寡妹甚貧歲計其衣服之費而繼輸之并爲撫育其子嘗寒月過債家見壁下草中有物蠕蠕動怪問主人俛不能答發視則三穉子赤身臥也遽還其券出見哭于道者云市布得假銀讓如數償之尤好覆人之過家亡二牛一人逐而得之則謝以一牛一人得盜主名以告且云當聞于官而誅之讓弗忍亦謝以一牛二人仍亡所知以白金數定來願質零星以用後試之皆贗物然終不言也以此鄉人多感德者

陳封君原字復初富陽人居家不問有無尤喜賓客每客至卽呼酒筵款連日夜不厭急於行義嘗斥其餘以贖貧乏人有死無葬具者卽助之棺槨其友葉全寄先生以白金百鎰立召其子以金還之嘗以貢爲汜水教諭鄉人孫景原成邊客死汜水先生遣人護其骸骨并妻子以歸嘗道經睦州逆旅張貴家見庭槐羣鳥護巢哀鳴問其故貴曰家貧無以自活已售此槐以給食伐者將至鳥懼傷其雛故哀鳴若此先生問槐價幾何卽如其數操囊金使還市槐者貴舉家羅拜槐得不伐羣鳥卽禁不聲次子鈍鄉試又次子銓第進士爲兵部主事

劉天熙字汝晦建陽人少受經術試有司不售遂束貲客留都江淮間以廉賈稱性尚義樂施劉氏族衍多不給者熙剖義田二百畝以贍之嘗有舟子亡人寄金爲寄者所窘欲赴水死熙慰止之代還其金族有貧而鬻婦者券成矣熙如券貸之卒完聚以老若此者不可一二數然未嘗一語人人稱爲劉義士云

劉千戶蒼嘗及僚案伐冰入凌室一士凍餒跌其間羣士載冰爭蹂躪其上幾死矣公力開羣士解挽出土得不死當是時也趙端者覘之心重其行遂納交焉趙端者趙經先生之父也年且七十又尊行也而又敦廉尚義而不妄與人遂呼公爲兄弟云一日揣公至其家命家人具饌以食公家無具移時不至公退端責其子經曰劉伯春予所畏服者也非他人比今乃不能令我完一鷄黍約乎取大杖責經且令其出妻時麟方學於經奔告公公趨至趙氏曰朋友與家室孰重假令輕出其妻再娶弗賢令爾此孫不立何趙怒方舞乃令具饌歡宴而罷常有納戶起解千金取回關單誤遺路道公曉行獲焉日候其處三日矣一人

卷之十五

頓足撫胸叫號而來曰天乎何殺我之酷乎公趨而問之人告之故公出單與之其人頓首曰公德生我矣酬以數金笑而不受

張準字元平長洲人習舉子業垂成父客都下馳書召之卽投業而往有常清者與共事貲視準纔什一中分其息猶以爲未足訟於官不勝又嗾戚畹之豪者奪其肆而據之準卽引避焉其人兩遇寇悉喪所有準獨無恙一日方哺食有僕歸自都下報車覆計所失五百金飲啖如故聞仲子取解北畿家人未見其動也

李疑居金陵家素貧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爲吏京師得疾慕義踵門疑卽汛除一室使寐息其中躬爲煮糜煉藥旦暮所若兼親浣滌景淳流涕曰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在舊旅邸願君取之不然終爲他人得耳疑遂邀其鄉人偕往攜以歸籍其數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召其二子至按籍還之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疑謂婦曰人命至重吾寧舍之而受禍不悔也俾邀以歸產一男子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辭去

鄉仁疾篤醫曰必得紫河車而愈仁惻然曰吾見人服此者常發熱毒且陰買出此胎者多難養我死何憾不忍使人兒女夭殤也卒不用陸應期字國賢其先儀真人嘗賈齊魯間同舟者三四輩而不知舟人皆盜也數謾罵之應期性慈厚時時推飲食相勞苦頃之盜發擁應期坐樹下曰公長者願毋犯執同舟者榜撻甚楚盡刦其資應期所出貨里人人數負之輒自燔其券以是家益貧嘆曰太史公有言能者輻輳不能者瓦解吾休矣自是不復言治生而託豪酒自娛年七十餘卒

程邦政字師文歙縣人以貲爲郡掾時里民吳榮以採木不中格論戍以屬師文師文曰民惟何知格得從減榮鬻女得十金行謝師文曰去之毋汚我已而得其鬻女狀亟割帑金益之俾贖女歸客有贏金六十寓師文求居間同舍掾而其人死師文呼死者之子歸之子初不知也師文雅慕氣誼不夙諾義聲隆隆市廛嘗質肆金陵而有誤償金二百者已復有以珍玉留質金百未及授金而其人夜暴死皆追還之司城以師文奇貨可有也使盜引而逮之獄且對簿盜忽躍起坐於梁叱曰

吾獄神也師文長者奈何嗾盜證之司城懼而亟謝遣不敢問不逞少年數貨師文錢而歸其半久之不能應也恚而昧喪將要師文于途不利焉空中飛石中其腰脅大悔懼匍匐謝師文曰君誼能使鬼神受役吾儕小人安敢犯又一少年窺師文橐中裝夜觴師文置薑於中忽驟風起滅燭燭至而少年誤進薑觴立死都市火將及師文肆僮奴倉卒自救師文曰無以爲也天以災懲邦政邦政將焉逃再拜而火卒滅載米舟至孟河觸石裂有聲已抵肆發米米盡而裂見可五尺許頤之舟遂沉

程廷金字有功休寧人嘗賈於六安夜有斬關而盜五百金以去者徵之則里中孤兒也人謂捕而送之官公曰入獄必拷死奈何以五百金故斬人後遂寬弗竟

時恩字文瑞嘉定人嘗呼鉅舟裝雜糧千石淮泗間風浪大作君從一奴策騎改陸至其地而舟子遂恣游伎家飲博且罄迫則請以其舟償君慨然曰吾猶不至罄汝盡此舟矣付之陽侯等耳遂縱使去最后賈

彭城屬歲侵君悉以其貲分貸之而博一篋券歸明年復往大水漂廬舍人畜殆盡亡所跡君遂舍其券不復問

李勝惠廣濟人性溫厚能容人過人有盜其物者獲之置不校乃與以牛穀諭使改行所在敬愛之

宛洧字公濟黃梅人性仁厚好振人之急嘗夜過隣家飲有二僮兒入隣家行竊被執主人欲投之河公濟曰忍哉且竊盜罪不至死公奈何擅殺人自干憲典乎主人憚而止遂釋之

貢鏞字元聲宣城人少好深沉之思博洽工詩詞又雅負質行夜有盜入鏞家家人執之鏞不欲識其人命勿燭盜曰爲多負苦耳遂更給布粟遣之里有患疫者衆莫敢通鏞獨求藥往視焉居嘗力耕稼足不至城府手錄古隱士有迹無名者自况脩然吟咏也味泊如

張鱣字元素泰興人歲飢傾橐以活餒者又值大疫遇疫者一人臥道上攜歸置一室療之而愈隣人穴其牆盜穀鱣覺之與穀令滿負而去竟不言其人

王世貞曰牟斌字益之博學曉文義爲儒衣冠其所理恆傳經而法戶部郎李夢陽嘗奏封事言壽寧侯忤旨下獄斌曰郎封事太善卽言壽寧胡不肯具實及諸羽翼耶夢陽曰慮置對耳斌曰置對則奚難吾能剪厥羽翼也因傳輕贖具上夢陽得不貶正德初劉瑾持中權逐大學士健遷而削尙書韓文等籍而諫臣劉荏戴銑等數十人後先下詔獄斌輕刑冀居曲爲申救御史任諾懇諸寮草奏署其名已實它出不與也斌曰古有耻不與黨人名者公謂斌中悔耶瑾復要斌去奏首權奸事斌不可而願語同列曰存此諸公臣節庶幾白他日乎宋鄒道元以失原奏被害吾儕何自計爲奏入瑾大怨望斌又偵知其庇言官也矯詔廷杖之垂死謫戍邊劉瑾誅釋召斌還領鎮撫如故知府劉祥搏其守闕因相論奏中貴人張雄者納守闕賂陰喝斌令歸曲祥仍爲闕導賂斌不可雄恚挾詐陷之安置武昌感疾卒斌之再起也長子喪江都循故事官爲賻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曰吾司刑不道天禍一子懲而受金行及此矣蓋卑屋敝衣再遭譴怡怡若素云相臺崔銳記其事

盛稱服斌謂直卽懿行卽名經術士大夫蔑如也